



學生新聞社

南科新知 知新南科
南科大学生新闻社出品



南科新知

南科 新知

S C I E N T I A

10周年特辑

P24 叙专题

执笔雕文，但留纸短情长

P38 Mind the Gap

How Tomorrow Could Ever Follow Today

P58 浮珠遗梦

南科记·校猫列传

南科聚焦： 我们共同憧憬的未来

唐际根：洛阳铲下中商史，屋背岭上南科人

吴景深：“舒适区外的无人区”

王嘉乐：非常荣幸亲自参与一所大学的创建和成长



出品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新闻社

指导老师 程雯璟

执行主编 沈清

执行副主编 杨鸿嘉

专题总监 江一帆

视觉总监 刘正扬

设计总监 彭楚玥

行政总监 郭芷汝

新闻社社委会 谢欣衍 周钰奇 郭芷汝 陈思若 江一帆 刘正扬 彭楚玥 沈清
王彦祺

编委会 沈清 杨鸿嘉 彭楚玥 江一帆 刘辰星 覃天泽 宫辛睿 罗金
彭佳然 线仕莱 娄金灿 毕舒奇 廖上铨 周晋徽 贾韵萌 邓柏琴
张睿琪 谭奕忻 王柏翰 张郁洁 沈致远 陈君君 余彦霖 王宇琛
王婧懿 徐佳彤 战誉心 魏田纭溪 陆品谚

封面 阿靴

宣传与发行 谢欣衍 周钰奇 郭芷汝 陈思若

邮箱 vos@sustech.edu.cn

学生新闻社官方微信平台 南科新知



版权声明:《南科新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收费标准请通过官方微信后台或邮箱进行咨询和协商。

投稿方式:请在邮件主题上注明“年级-姓名-投稿栏目”,并在邮件中附上个人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后期稿费发放。作品一经采用,新闻社将会以邮件的形式通知。



从2010年到2020年，南科大走过十年时光；从2016年秋到2020年冬，《南科新知》也迎来了创刊第十期。

主题的敲定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做一期十周年特刊。”这是一次回望，亦是一次短暂的驻足。这场自十年前起笔的盛大故事关乎于选择、气魄与理想。

当人们为了同一个信念汇聚在一起，当每个人都在为理想而燃烧，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We will make history together, we are making history now.”

叙专题定位在社团，关于社团的故事曾林林总总写过很多，好像很难不落窠臼。但站在总览的视角看，更有“一路走来”的纵深与感慨。每一段创始之初的故事像一小个开天辟地的勇敢神话，热情茂盛，热爱茁壮，空无一物的土地上播下种子就有花和树木肆意生长。他们构筑起社团，社团构筑出校园里独特的活力与色彩。

也细数新闻社的诞生与蜕变成长。“我们不仅仅是在做新闻，更是在记录历史。”第二任杂志主编田璐学姐的话言犹在耳。当依循既往成为一种惯性，是否更应该停下来思考，我们为何而开始，为何而叙述，为何而表达？或许正如加莱亚诺所言，“是一种为那些我们尚不认识的人保存‘每样东西的名字’的方式，它将证明我们曾存在于此，我们曾这样活过。”

愿这本杂志成为一个契机，翻开书页，就像按下往日回放的开关，触发出所有的画面、气味和声响。在时光列车一往无前的轰鸣里，我们看到初心，看到成长，看到一以贯之的热爱，看到生生不息的向往。看到这条蜿蜒着，但也越发清晰明亮的道路，我们原来曾经这样走过。

弦歌奏响已十年，书页承情过五载。这是你的追忆，我的留恋；这是你的期许，亦是我的祝愿。

我们将其称之为，每一个南科人共有的情感记忆。

本期主编 沈清

CONTENTS

目录



P30

社团 · 【叙专题】

与其说是志同道合，不如说是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在南科大，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绚丽世界。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一起看过的日出，终将成为我们人生独一无二的珍宝。无论生活如何波澜，回忆里总会有诗有酒，有伴随着社团成长的我们，以及逐渐清晰的未来。

南科聚焦

- 06 唐际根：洛阳铲下中商史，屋背岭上南科人 / 覃天泽 王柏翰
- 09 吴景深：“舒适区外的无人区” / 周晋徽
- 12 洪伟：从求学到报国的科研之路 / 沈致远 毕舒奇
- 14 王晓葵：仰望星空的思考者 / 刘辰星 罗金
- 16 何俊龙：与草结缘，走向生物医学的世界 / 宫辛睿 彭佳然
- 18 王嘉乐：非常荣幸亲自参与一所大学的创建和成长
- 20 余丹丹：南科大教会我做科研必备的诚信和严谨

叙专题

- 24 执笔雕文，但留纸短情长 / 江一帆 谭奕忻
- 30 探寻吧，部活！ / 钱仕莱 张睿骐

Mind the Gap

- 38 “How Tomorrow Could Ever Follow Today” / Matthew Jellick
- 40 Life in SUSTech: with Uncertainty and with Joy / Xinrui Gong

南科视界

- 42 南科视界 / 学生新闻社

浮珠遗梦

- 58 南科记 · 校猫列传 / 刘辰星 李小白 资鸣麒 李德鹏
- 62 南科光影集 / 学生新闻社 编辑：邓柏琴

湖畔夜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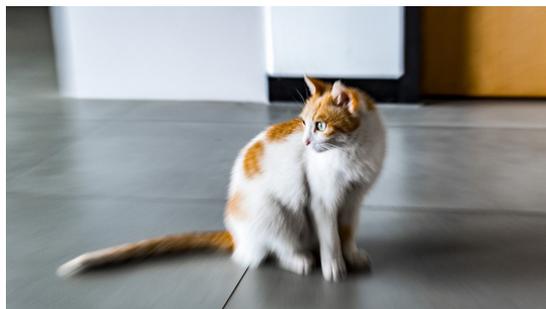
- 68 “我们曾走过的与将抵达的”
——来自南科大师生的闭环问答 / 贾韵萌 彭佳然

福利时间

- 70 全都翻涌起海浪——那些温暖你我的南科时光
/ 《南科新知》编辑部

诗一首

我们怎么定义故事 / 杨鸿嘉



P66

南科记·校猫列传·【浮珠遗梦】

南科猫舍于2015年成立，管理着全校的猫，筹款、喂食、看病、绝育、送养。过程中遇见了很多猫，有的因为可爱听话很快送出，有的生病严重最终没有救过来。还有那么几只，年龄偏大，野性也足，便留在了校园。

○著名雕塑艺术家乔红对南科大十周年的寄语：

雕塑艺术弘扬新时代美育精神，以美立德，
以美育人，奏响南科十年新华章。

乔红
2020. 11.25



南科**聚焦**

我们共同憧憬的未来

2010 到 2020，十年的时光仿佛白驹过隙，十年的时光岁月流金。在无数个繁星之夜，我们曾迷惘，也曾热烈地憧憬过未来。于是，未来就从我们做出的每一次承诺，每一次选择开始，生根发芽。值此南科大建校 10 周年之际，让我们回望过去，聆听建校之初的故事，向过往致以敬意；让我们走向未来，在鲜花和祝福中，继续前进。



洛阳铲下中商史 屋背岭上南科人

文 / 覃天泽 王柏翰



从商丘宋都到浍北商城，留下了多少痕迹？洛阳铲底，不知解开大地里多少年的秘密？那一座古城的出土，不仅仅让“中商”这个歌词终于成为了学术名词，也奠定了唐际根教授在考古学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

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漂洋过海，在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二十余年，埋进殷墟，在那片出土过甲骨与无数国宝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写下了数十篇论文。于1999带着团队找到了距今三千五百年的浍北商城；在2006年促成安阳殷墟申遗成功……2017年，唐际根教授来到了南科大，探寻这所至今才刚刚十年的新兴大学底下埋藏数千年的故事。

从南到北终归粤，半身夯土半身文

在南科大这样一所充满着理科气息的大学，同学们可能很难意识到人文社科中心的卧虎藏龙；也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校园之下，掩盖着三千多年前的人生活的痕迹。谁能想到，一层浅浅的土，就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

这矮小山头上的92座陵墓，就是吸引着唐际根教授来到南科大的原因之一。看了半生北方商都的他，想看看在那辉煌王朝之外的土地上，又同时存在着怎样的文化与人群。

第一次来到南科大是在2017年之前，那时距离屋背岭遗址的发掘已经过去了十余年。唐际根教授一下子就被这所小而精的大学所吸引：不同学科的教授、老师们时常在一起交流，学科与学科的交叉以及思想的碰撞就在这不经意之间迸发出火花——这样频繁的多学科交流的环境是其他学校里很难出现的。加之身为南方人对南方的热爱，又或者是因在北方钻研多年后产生的“归根”之念。当周永明教授发出邀请之后，唐际根教授就来到了南科大，工作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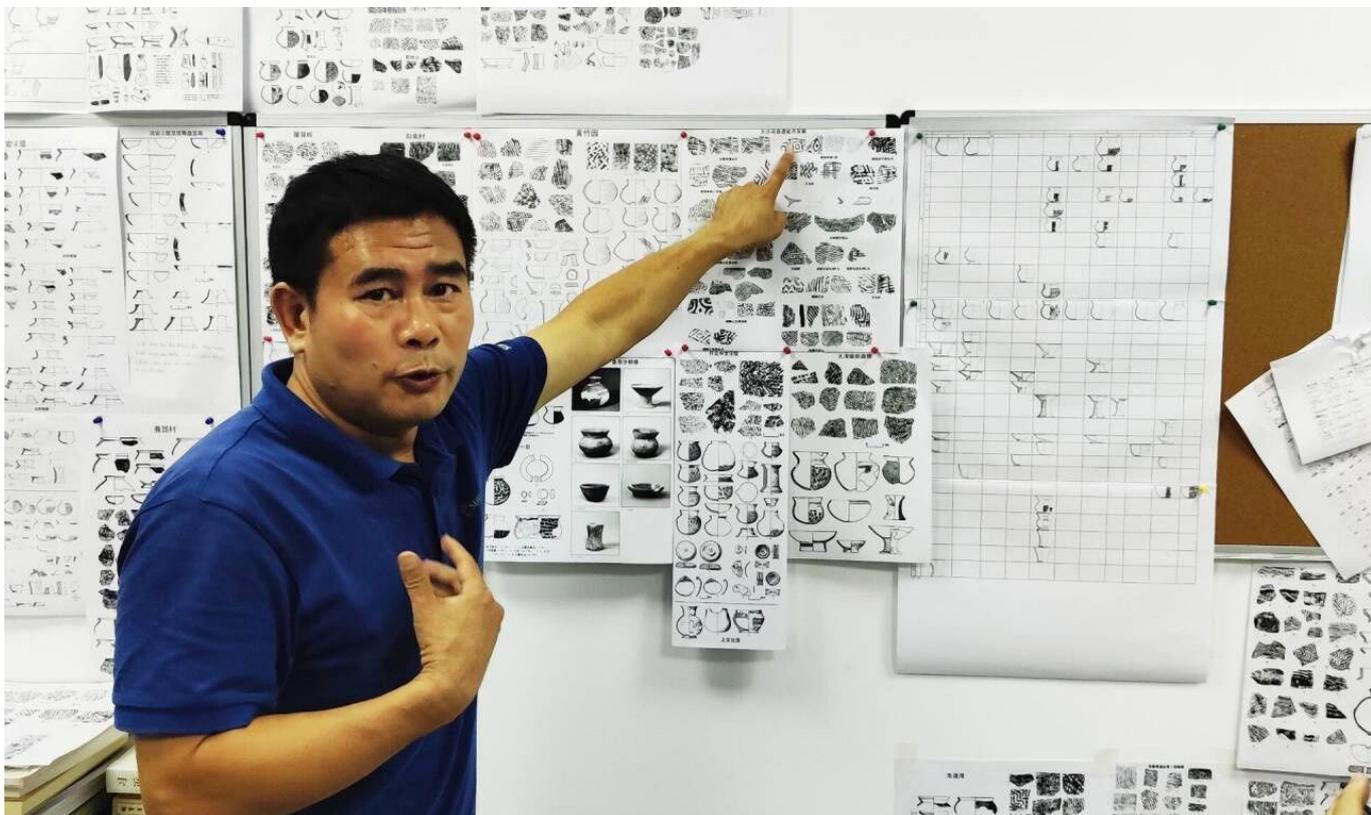
对于唐教授来说，早年他学术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考古，挖过大量的古墓，见了数不清的文物……而大学是个安静的地方，能有时间与空间去整理资料，消化自己发现的资料。与此同时，也进行文物以及遗址的保护与再利用。

洛阳铲下的一切，慢慢变成白纸上的一枚枚铅字，成文入历。

岭南九山沙水处，一抔黄土一抔人

二十年前，一支考古队的铁锹让岭南屋背岭文化聚居区重见天日，1400平方米的揭露面积中，出现了81座商代墓葬与7座灰坑，而无数陶器与石器的相继出土也助这些沉寂无数载的山丘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数千年前人们那生产、生活的繁荣景象再也不复了，它却凭借着这那留存下来的遗迹成为了2001年全国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或许就是当年它哺育的生灵为它献上的迟到千年的礼物。

屋背岭文化也许是7000年前的咸头岭文化的某一种延续，覆盖着珠江口地区，是当时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人类聚落。人们用着有肩有段石铲、梯形石铲进行生产，用石簇、骨簇、网坠进行渔猎，还穿着纺轮纺织的璜，玦服饰，在死后，又有着釜、豆、有领璧作陪的葬礼。俨然形成了一个有序、有礼的文化聚落。而在南科大校园内外的八座山上（西丽屋背岭、盐田黄竹园、南山向南村、盐田大梅沙、蛇口鹤地山、大鹏咸头岭等），就发现了八座属于屋背岭文化的古代遗址。而且在分布上出现了以山腰为居址，山顶为藏址的明显特点。



▲ 唐际根教授在讲解屋背岭遗址中出现的陶器纹饰

在唐际根教授的办公室以及实验室里，摆满了无数破碎的陶器以及石器。它们几乎都是屋背岭文化所留下的痕迹，无声地诉说着三千多年的岁月过往。那不知何人留下的艺术，穿过久远岁月，在考古人与科技的帮助下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绳纹、雷纹、卷云纹、叶脉纹……其中的一些甚至与现代社会所创造的图案尤为相似——这是巧合，还是来自先祖的馈赠？

唐际根教授曾说，自己开着车在北方考古的时候，经常在路上感慨：这里是秦始皇的车辙碾过的地方，再往前走，又到了汉武帝的马蹄踏过的地方；也许低头望见的是不朽的王陵，抬起头来却是另一姓帝国的堂皇宫殿……几千年历史很长，但是这无数的故事堆积到祖国的土地上，彼此之间却又很近很近。一步跨过一尺来长的土地，穿越的却可能是王朝文明的兴衰交替。

不知道屋背岭这座千年遗址，与一所十年的科技大学重叠在了一起，古老与兴旺的碰撞，又会诞生怎样的传奇？

辉煌何止四十载，史册再续七千年

虽是整理早年发现的文化古迹资料，但对于唐际根教授来说绝对不是“养老”的地方。深圳是一所新兴的城市，

刚刚度过了它的第四十个年头；南科大也是一所年轻的大学，将要走过它的第十年。但在深圳这座城市之中，既有着 4000 到 6000 年前的宝镜湾文化遗址，也能找到可追溯至 7000 年前的咸头岭文化遗址；而南科大校园里，不仅有着 300 年前的大榕树，也有着距今 3000 到 3800 年的屋背岭遗址。这里绝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也有着自己不可磨灭的历史，从数千年前走过来，用几十年成为辉煌，而后再继续走向未来甚至引领未来。

在一所大学中存在着商代文化遗址，这在国内的大学中是非常罕见的。而作为这里的主人，我们不仅仅应当研究它、解读它，更应该保护它、展现它。因为它也是一笔财富，是独一无二的资源。

也许我们能将三千年的地层铺展在人们面前，把屋背岭的瓶瓶罐罐堆砌在人们面前；也许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篇篇论文将从这里出发，伴随着一个个专利登上世界的舞台；也许不久之后，一座博物馆就会伫立在南科大，而那里有着人类从千年前延续至今的历史……诞生在南科大里的，将是一条从过去通往未来的道路——一边是过去的遗址，一边是未来的科技。

遗址中的历史元素也同样能够成为南科大的一部分，也许某一天，陶罐上精美的纹饰能被篆刻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路面、墙壁……这是三千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所留下的艺术，它们也可以和我们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一样成为“南科大”的符号。

在唐际根教授的眼中，屋背岭的文化就应该与南科大的发展相结合，与科技、理科相结合。让它成为大学的一部分，见证南科大的过去、今天以及未来。

如果这数千年的历史能够与南科大的文化结合在一起，这所学校又何愁历史资源的匮乏呢？恐怕在那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都会成为一所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大学。

文科与理科，过去与未来

同样是一座古墓，材料学家会专注制造者所选择的石料以及金属，考察它的工艺；建筑学家会关注它的结构：横铺、斜铺、错角铺或者是拱顶；天文学家也许会抬头看看顶上的星宿图……唐际根教授眼中的考古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科。过去的考古也许的确就是“挖”，靠经验与感觉，而如今的考古还要科技帮助。

对于这样一个学科，光有文科的知识是不够的，只有理

科的知识却也是不行。文科与理科各有特点，唐际根教授认为，在南科大这一所有着人文条件，又有着最前沿理科研究与技术的地方，正隐藏着打通这两个似乎毫无关联学科的机遇。

南科学子们是幸运的，这里有优秀的老师，他们站在各个学科与行业的顶尖位置，能为学生们讲述那些发生在科技与发展最前沿的东西，甚至是正在研究中的东西——这往往都是书本中没有的知识。这里也有着世界上先进的实验与科研设备，给大家更多的机遇。

唐际根教授希望同学们能够意识到校园里这些古代的遗址亦是南科大独特的资源。利用它们建设校园，感受到学校的文化，甚至借助它们来打破文科与理科的界限。

考古与理工学科的差距真的很大吗？其实不然，从最初在石块上用树皮打出来的纤维衣物，到纺轮制作的布衣，再追溯到如今机器吞吐出的化纤衣物；从远古的结绳计数，到贯穿中国千年的算盘，以及后世的算盘和如今将世界连接在一起的计算机……不论古人与今人，甚至是未来的人在生活上有多大的差别，到头来也只是这“衣食住行”。历史在被考古学探寻，现在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那么未来呢？它又是什么样子？



▲ 唐际根教授工作照



▲ 唐际根教授在修复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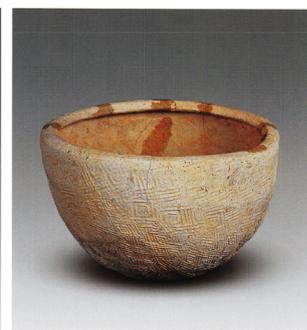
石镑
2002年屋背岭遗址出土
长16.4、宽6.2cm
南头古城博物馆藏



石镑
2002年屋背岭遗址出土
长7.6、宽4.1cm
南头古城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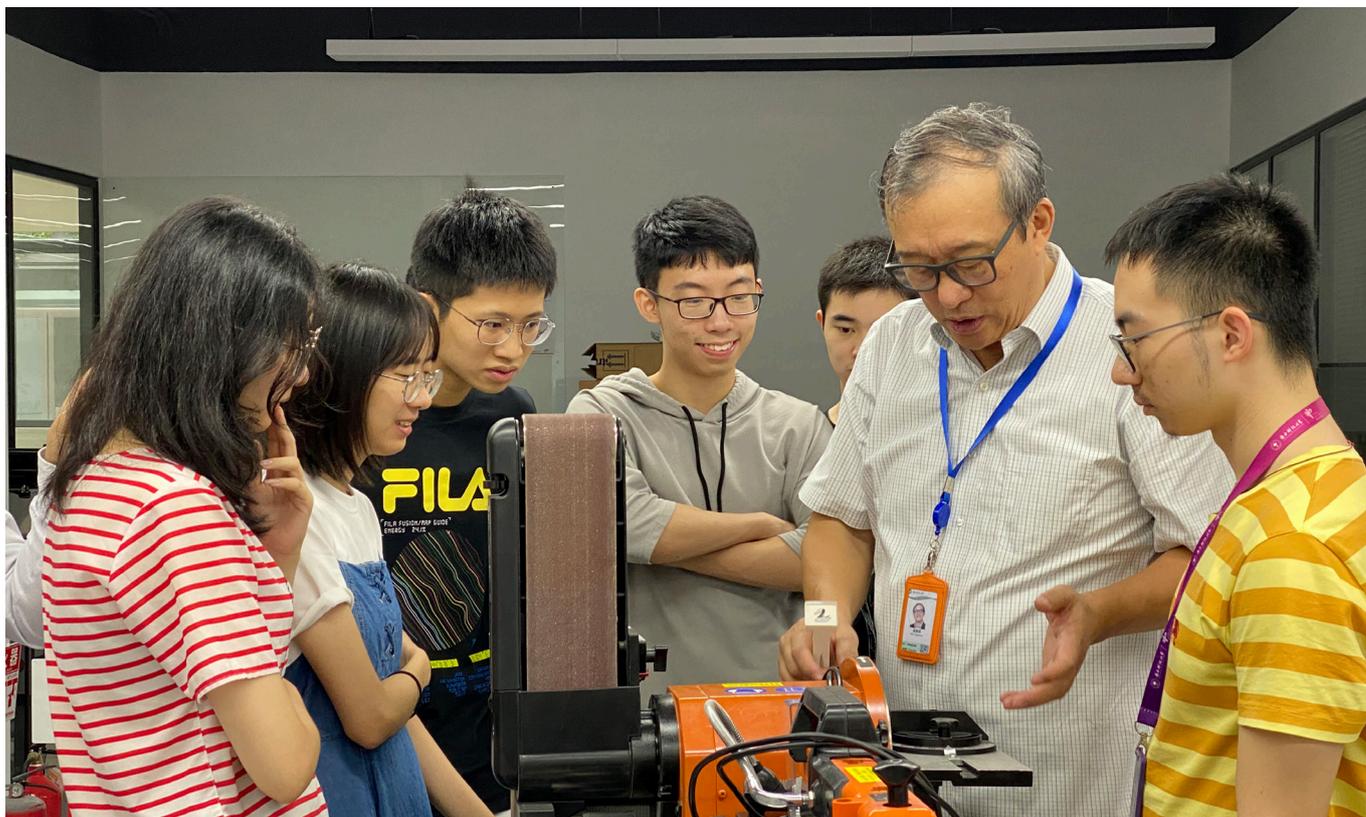


陶罐
2002年屋背岭遗址出土
口径19、腹径26、高19.5cm
南头古城博物馆藏



陶钵
2002年屋背岭遗址出土
口径15、高12cm
南头古城博物馆藏

吴景深：“舒适区外的无人区”



前言：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与吴景深教授进行交谈了，在以往的交谈中我们也深刻地了解到吴景深教授是一个对“新工科教育”充满热情的人，有自己对新工科的想法，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与同学们十分聊得来，玩得来，还被亲切地称为“老顽童”。于是借此机会，想与吴景深教授进行更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

跳出舒适区

从高分子化学到机械与航空航天，吴景深的求学生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停地迎接挑战”。

1983年以优异的表现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毕业后，吴景深听从学校分配去到了中国科学院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管理工作，参与筹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两年过后，希望在学术上能有更多成长的他，从北京到了西安，进入西交大的化工学院，担任讲师。学习适应了一段时间后，吴景深得到了一个去德国交换学习的机会。

“学的是高分子材料，还不是高分子材料的合成，是高

分子材料的力学结构，讲的是完全没接触过的德文，可能还要洗盘子攒学费，去不去？”

面对跨学科、语言、生活上的三重挑战，吴景深还是很快答应了。“没有选择的。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的机会在哪。我记得特别清楚，1987年7月，我打了个很简单的包裹，就跑到德国汉堡去了。”

说到这里，吴景深对着镜头比划比划了手指，笑了笑，“你看，没有选择的，在那之后，我被德国导师用‘手枪’指着，又换了专业。”

两年过后，柏林墙倒下的那天，吴景深从德国汉堡又来到了澳洲的悉尼大学，研究方向从高分子的复合材料又转到

了高分子的合金材料。又过了两年，他通过联合培养项目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高分子加工方面的学习研究，探寻其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

一路下来，吴景深的履历丰富，知识层次也愈发全面。他总是强调，这样的一条路，其实不是他自己选的，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变迁给每个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而对于吴景深来讲，就是“改行”。“我们这代人所做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动荡的社会不停的摺给我们各种各样不同的挑战和机会，而这些机会往往都不在你的舒适区中间。”

“随着世界的不断变化，当一个挑战出现在你的舒适区之外时，你要调整自己心态，把对不确定的恐惧变成对不断迎接挑战的喜悦，主动跳出舒适区去抓住他，不停地拓展自己的舒适区，扩大自己的舒适区。然后你可能就要问了，这个挑战是什么？我总结一下，就是你需要在短时间内把你不懂的东西迅速学会，而这考验的就是你的自学能力。”

学习的能力

吴景深刚到德国的时候，课题组正好在利用高分子复合材料来制造飞机的尾翼，其中就包括材料的加工和其力学行为的研究。由于研究方向的不同，德国的导师找到他，明确提出“这里不要瓶瓶罐罐”，并打算让他在两个月之后就回国。

“我怎么能回去？回去的话那这个机会不就完全没有了嘛？我就同导师说，我的数学功底很好，而数学和力学本质上是相通的，你应该对我有信心，我在6个月之内能够满足课题组有关材料和力学的所有知识。”

随后吴景深便翻出所有的书本，开始自学。“谈到这里，我十分感激我的本科学习经历。”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吴景深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本科的学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拼命自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十分强调基础。数学，物理，化学，我们化学专业就要学三年半的数学。这三个学科，尤其数学，这也让我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能使用数学的思维和工具去帮我理解抽象的概念，推导公式，比如学力学。”

吴景深再三强调了数理化的作用。很多时候在面对一个不熟悉的学科，我们都可以从数理化的“第一原理”出发，去推演理论和概念的本质和分析它的特点，以不变应万变。

“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一定要向周围的人学习。那个时候，虽然是十分陌生的语言环境，我还是会向身边的师兄师弟们

学习，跟实验室里的高级技术员去学习，不懂就问。当机遇和挑战出现，你要相信你能抓住它。如果不懂，你要相信你能够学会。如果遇到你学不会的知识克服不了的难题，你要相信你能找到你的伙伴，一起去充满喜悦地抓住它。”

就这样，吴景深自学了加工对材料结构的影响，以及结构对材料力学行为的影响。“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他直言。

创办新工科

“我总结了一下我们那代人的一些成功经验，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第一，他们注重基础，有自己对世界的认知；第二，他们心态好，遇到新事物时不恐惧，反而会充满喜悦地冲上前去抓住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自我，在这个社会里愈来愈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展自己的才能。这样的人在未来是可以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够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

于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吴景深便一直在思考如何培养这样的人。他认为，上大课是不能够很好地培养出这样的学生的。“其实我们作为大学教授，最轻松的事情就是上大课。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把课本教过两年之后，‘用左眼拿右手’就可以把这个课教的很好。”

创建系统设计与智能制造学院的初心以及对工科教育改革的决心，其实也源自吴景深的求学经历。学科的转变让他不得不去不断地跳出舒适区，而社会变革的浪潮之下，每个人必然会遇到舒适区之外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个时候，知识的作用往往会有局限，不能帮助你应对当下的挑战，但当你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掌握了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自学的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你就能够掂起开拓者的重任，自信而不迷失方向地在荒芜的“无人区”里前行。

“教授在我们学院里，担任的是coach的角色，通过对项目的引导，提供必要的帮助，做出恰当的反馈，让学生在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能力。”学校是一个年轻人犯错误成本最低的地方，在学校里栽跟头，在学校里跳坑，长足经验然后再爬出来，用吴景深的话来说，就是“磨”。“知识和能力的建立是不分段，不要等到了社会上再掉到一个坑里就爬不起来了。你们每一个人离开大学以后，一定会遇到在你的舒适区之外的挑战和机遇，那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自信，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抓住那个机会，拓展你的舒适区，而这就取决于你们在大学这几年中，学习知识和建立能力是否能够同步进行。”

“我们希望用新工科的教学方法来为同学们提供一个不

一样的学习场景。”系统设计及智能制造学院的愿景，是成为一个创新创业的绿洲。“学生们在沙漠上四处打拼，来到我们的绿洲里，补充养分，而这些养分，可以让他们跨过沙漠，去探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种种机遇与可能。”

面临新挑战

从香港科技大学来到南方科技大学，虽然吴景深已将很多精力投入到新工科的教育改革之中，但他对于新材料的研究和探索仍在延续。

“我们学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教育和科研不分家。我们希望把课本大教室和动手实践的项目科研串联起来，比如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于是必然，我们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也要继续我 20 多年的研究。这些方向其实是连续的，没有终端的。华为现在在微电子系统和器件上的进度走的很快，与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吻合的，所以我们也同他合作。”

在新工科教育改革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小的阻力和一定的困难。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来说，项目驱动式的学习，是一种新的尝试，也必然会遇到质疑的声音。“大家会质疑，像这样教学生，会不会让他们变成万金油？如果项目是他们自己完成的话，会不会对知识的掌握不够系统？这些问题都是有意义的，质疑的声音也会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思考。”

进入企业进行实践是新工科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本身被赋予的时代使命，以及南科大

对教育教学理念情怀，系统设计及智能制造学院所提倡的学习模式在这里能够得到更好的开展和实施。而这也恰恰就是吴景深选择从香港来到南方科技大学的其中一个重要缘由。算到现在，吴景深来到南科大已经将近一年了，“大部分的南科大老师对于新工科的态度都十分的开放，得到的支持力度也是相当大的，而这对新工科这种教学模式在高校中的尝试，是非常正面的。”

“吴老师的舒适区域相对来说很大了，但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在我的舒适区之外，在挑战我。那就是怎样把新工科教学做出一个案例，做出一些经验，让大家来看说以新工科的模式去培养学生，是有效的，可行的。”

尾声

截至定稿发刊时，距离线上采访已经过去了 4 个半月，我也在这段时间里，参加了不少系统设计及智能制造学院的活动，并且最终选择加入系统设计及智能制造学院进行专业的学习。到现在，半个学期过去了，无论是老师的倾囊相授，课里课外的自由氛围，还是项目驱动以及团队合作的学习模式，都让我不仅仅掌握了相应的知识，更在整个过程中学会了面对一个系统，一个项目时的思维模式。南科十年，新益求新，在这片沃土之下，相信系统设计及智能制造学院会在“舒适区外的无人区”中，跋涉前行，寻求新工科教育改革的答案。

文 / 周晋徽

▼ 吴景深教授在给同学们讲解材料的疲劳和断裂





▲ 洪伟教授(右二)在2020年教师节颁奖大会上合影

洪伟：从求学到报国的科研之路

从清华，普林斯顿到哈佛一路求学磨砺，再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如今又回国来到南科大力学与航空航天系的洪伟教授，有着独特而又让人惊叹的经历。

从清华说起：用编程助力科研

回望洪伟就读于清华的那段岁月，最令人惊叹的往往是他获得的力学与计算机双学位。回忆起这段往事，洪伟谈起了当年的大学制度。

“大概在我大二大三的时候，清华刚推出一个新制度，叫做第二学位学制，这在国内也是首创。当时的本科是5年制的，所以如果抓紧时间同时修两个学位是可以的。我很理解现在的通识通修制度，因为只要是工科专业，甚至理科专业前两年或者一年的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修第二个专业的时候只要学专业课，然后做毕业设计，所以双学位是可行的。何况在本科后几年的时候，课是没有那么多的。”

洪伟说，在今天的南科大，通识通修课乃是每个同学的必经之路。但同学们不一定会想到，在专业分隔严密的上个世纪，作为理工基础的那些课程，依然严密地按专业分离。

谈及计算机专业，洪伟说，在九十年代计算机专业尚没

有像如今这么抢手，当初这一专业的前景仿佛置身迷雾之中，谁也没能料到网络与计算机在这二十多年里重塑了我们的社会。

洪伟坦言自己当时修读双学位就是冲着科研的道路去的：“当时我们没有那样的远见，没人想到计算机会有如今的发展。计算机对那时的我们来说，首先是一个非常贵的东西，那时也没有 Windows 系统。所以当时只觉得计算机是一个好的工具，它对于科学计算包括其他的工作都挺有用。”

但作为第二学位的计算机也不是从此别过了，洪教授坦言自己此后的学术生涯里，计算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计算机中与编程相关的思维带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当时我学了几门印象很深的课，像传统的数据结构这些课，还有操作系统，都需要编程的知识。编程在现在很多理工科的工作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掌握好了编程的技能能让最后一步快得多。”

洪伟说，他在哈佛念博士的时候，组里有一个博士后要



▲ 洪伟教授与学生们

计算一个固体表面产生折皱的过程模拟，洪伟花了一个晚上就把模拟的算法做出来了。“所以编程能力是一个基本功，让工作事半功倍。”

从美回国，来到南科

十几年来，洪伟一直在美国求学与研究，最后却选择来到了南科大，其中的缘故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的：“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对中美两国情况都有着深刻理解的洪伟谈起了自己的看法。

“说实话，国外这二十年几乎没有变化。世纪初的时候你会发现鲜明的对比，因为那时候美国生活的各种方面和现在的几乎是一样先进、方便的。但是到现在，美国虽然没变，但中国却在不停追赶，差距在越来越小。”

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向前，国内外的差距在一点点缩小，在这个十年里，对于洪伟来说，回国——这个似乎简单的决定背后，其实是一次次的深思熟虑。

“17年的时候，我的本科同学，也就是现在的同事邓巍巍老师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来南科大看看。”

这其实是洪伟第一次听说南科大，在此之前，洪伟也只

考虑过回国到浙大和西安交大从教。但这一见，就定下了日后的渊源。

当时正带着美国学生在祖国交流的洪伟收到了去南科大进行学术报告的邀请，他欣然赴约。在慧园5栋5楼给当时的同学们作了一场精彩非常的报告。报告过后，洪伟了解了很多南科大的故事。他感觉到，如果回国找一所高校就职的话，南科大是最能让他适应的高校。无论是学术氛围，还是日常的生活环境都是更接近国际风格的，而且最重要的这是一所扎根祖国的创新型大学。

来到南科大的这两年里，洪伟对南科大的科研环境一直非常赞赏，也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位有着独立而又真诚人格的南科学子。说起南科学子，他流露出了欣赏的目光。

“我们同学的英语水平其实挺好的，这也算是南科大课程设计的一个好处了。南科大的学生具有钻研精神，大部分同学很有上进心。”

洪伟说，在南科大，大一大二的同学都有兴趣去进实验室做科研，这个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美国的高校也几乎不会有本科生进实验室，南科大以外还真的很少有能够让低年级同学想进实验室做科研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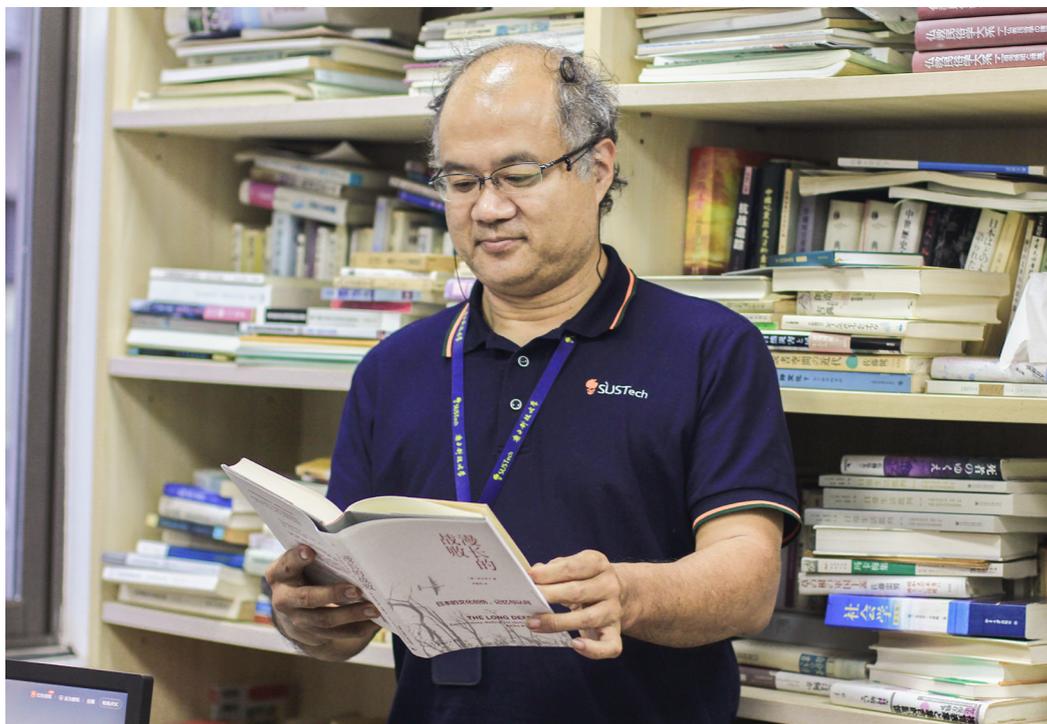
在看向南科大的未来时，洪伟充满希望。

文 / 沈致远 毕舒奇

仰望星空的思考者

——专访社会科学中心王晓葵教授

文 / 刘辰星 罗金



“理工科对问题有相对确定的解法，而人文则更多是从神秘、多变和无限的想象和可能性中生长出。它是当九十九个人面朝黄土，唯一一个人仰望星空时，所产生的对未来的向往、对抽象美学的信仰。月亮既是岩石与矿物质，也是诗家千百年的精神寄托。酱醋茶与诗酒花，是生活的两个面向。”

赤诚之心共筑人文南科

在2018年来到南科大之前，王晓葵在华东师范大学民俗研究所任所长一职，此前他在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有任职经历。谈及为何选择南科大，他坦言是周永明院长于16年聘请自己做客座教授时结下的缘。这里自由无拘束的研究氛围吸引了他，“能在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下做新的事情，是很激动人心的。”王晓葵将南科的人文教育建构比作“一片可以拓荒的原野”，身为拓荒者，他愿意接受如没有学位点等在外人眼里不利的条件。“我研究的学科本身就是跨界的，我并不特别在意一个现原有的学术框架。而来到南科之后，我们可以突破定式，邀请各方向的专家来讨论同一个问题。”

在“拓荒者”们的努力下，南科大人文社科学院正以蓬勃之姿发展着。说到这所理工科大学的文科教育现状，王晓葵眼中满是自豪。“我们有两种类型的课，一类是基础骨干课，授课教师有唐际根教授，有周永明教授，都是各自领域里顶尖的学者。大学里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不多，而南科大把所

有教师都投在通识教育里。另一类是前沿创新课，由每年新招的20位一流大学刚毕业的博士授课。他们毕业时的研究课题都是最时新、最紧跟时代的。”

民俗学者眼中的城市记忆

出生在北京的王晓葵，津津乐道于北京人身上从容、自信的文化气质，而这最能体现于两个方言里的词汇，‘爷’和‘虫’。老北京喜欢把板车夫称为“板爷”，最不起眼的职业里也带着百年帝都沉淀下的贵族气。相应地，在北京出租房子的房东被称为“房虫”，王晓葵解释为北京人“善于打破崇高的东西的神圣感”。两个简单的字蕴含着老北京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

上海则与王晓葵负笈求学的日本最为相似。这座流露着现代理性的城市像是一份泾渭分明的便当，各种食材摆的清清楚楚。平衡，却含着界限分明的味道。

说到深圳，王晓葵有感于这里年轻人的工作热情。“如

果要给深圳拍一个纪录片，那一定是‘工作在深圳’”。不同于川蜀地区有“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说法，深圳“绝不是给人养老的。”正是新鲜的血液给这座年轻的城市注入不竭的动力，“开窗放入大江来”，深圳以开放之态立于时代浪潮之尖。

现代生活方式的重新审视

王晓葵教授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的是中国语言文学，到了日本之后转向研究日本思想史，后来又转向研究记忆理论、遗产保护与政治等方面。提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及变更，他说到，“本科毕业之后，我到了国外，觉得继续学中国语言文学好像有一点不太适宜。所以在日本换了一个方向，去研究日本的思想史。后来逐渐意识到我的研究领域是否还能够横向扩展，当下社会如何再生产和消费历史的社会议题。”

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王教授坦言，因为这个研究可以帮助他更加有洞察力来理解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权力、民众、文化传统、信仰和社会组织，他们如何在一个社会空间中的在各种互相角力的过程中，最后形成当代社会的现实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教授提及了谈两点。

首先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正如生物学领域拥有对生物多样性的追求，物种不断的消失，动物植物不断的减少，毫无疑问会被视作损失。以此为基础，人类社会发展出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

“如果所有人都同欧美人一般，吃麦当劳，过圣诞节，用同样的生活方式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当然我们可以享受某种共同的人类的普世价值，比如说对生

命的尊重，对性别歧视的反对。诚然西方的医学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值得保留。但正如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们可以喝粥，也可以以中医的方式按摩针灸。文化内核是独一无二且因地制宜的，不必用某一种所谓合理的科学主义的方式去规范全人类的生活方式。”

其次他谈到人们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以前中国人是靠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性生存，听到鸟鸣啾啾，看到万物生长，就足以判断是谷雨还是清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开始跟自然产生距离，习惯于通过一套人工的、人为的价值体系和符号体系来理解自然。比如温度，比如天气预报。“如果能把传统的这套观念和仪式规则重新嵌入人们的现代生活，人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幸福。就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实很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自己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

“了解，理解，和解。”在采访最后，王晓葵教授用工整有力的笔触在纸上写下了这三个意味深长的词语。求学路上，究竟哪些才是值得我们去仔细了解的？我们又如何站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去理解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最终我们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力量的渺小和无奈，而最终选择走向和解吗？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用一生的实践去得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后记

在这篇采访即将发表之际，我们获悉，王晓葵教授申报的“公共卫生安全视域下的‘灾害文化’与强韧社会构建研究”成功获批中国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立项。这是我校第一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立项，实现了我校人文社科类国家级重大项目的零突破。

记住决定你是谁，

了解·理解·和解。

王晓葵

与草结缘， 走向生物医学的世界

文 / 宫辛睿 彭佳然

来自马来西亚的何俊龙自 2018 年从新加坡来到南科大，从事合成生物学和蛋白质工程方面的研究。记者此次采访到何俊龙，了解他与南科大的故事。



科研之路——从草药之谜到细菌治疗

提到自己的科研方向——合成生物学与蛋白质工程，何俊龙从面前的益菌多饮料聊起：“比如益菌多，它当然很好，其中的益生菌能将身体中的一些有害细菌排出。不过身体中本身就有许多细菌，它们住在你的身体中，但对你的身体也确实有帮助。”

何俊龙说，自己之所以会对这方面感兴趣，还是来自于自己的经历。在东南亚，有许多植物是可以入药的，何俊龙给我们讲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我小的时候，如果生病发烧了，一定不会和我的太奶奶说。因为如果太奶奶知道我了生病，就会去用蟑螂来做一些汤药给我喝。这听着的确很难以接受，但是睡一觉第二天病就好了，这其实就是土方，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经验。至于为什么土方可以治病，就需要西医去研究其中的原理，哪些成分对人体自愈有好处，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药草稀奇古怪、功效神奇，然而人们对这些草药本身的性质认知却是很有局限的，因此摘取草药样本并检测各类植物的功效成了一项十分重要且意义深刻的工作。何俊龙说，自己上高中的课业并不算轻松，然而他的生物老师看到如此着迷于检测草药样本的何俊龙，鼓励他继续发展这方面的兴趣。何俊龙在本科毕业后，选择了在马来西亚当地的森林地区作为助理研究员继续从事与生物相关的工作。“有一句话叫：

there is no smoke without fire，所有现象出现都是有原因的，都有对应的原理在背后。”这样一种刨根问底的心态成为了何俊龙选择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原因之一。

博士后期间何俊龙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科研工作，这时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既然药物就是从细菌身上提取的，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细菌对患者进行治疗呢？于是他将其研究方向逐渐转移到了现在的方向——直接使用细菌治疗。

“研究”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然而科研到底是怎样的，在未来学生们究竟该怎么选择自己的方向？何俊龙说，每个人的人生方向都不同，参加科研不是每个人的必选项。南科大留给学生们一到两年的时间去跟老师们沟通，去了解学习他们课题组的研究方向，灵活性是很高的。何俊龙说，参加科研项目不是以发文章为目的，之前他带的 17 级两位学生也进入了生物医学的课题组，但是他们想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所以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如何把一些产品弄好，然后跟不同的公司合作。总的来说，科研对不同目标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不要一味地追随大流，要想好自己需要什么。

南科印象——幸运、优秀

对何俊龙来说，来到南科大算是一场偶然中的幸运。当时恰逢深圳特区有一项新规划——将珠三角地区与港澳特区



联系起来，形成医疗共通的体系，互帮互助，提高医疗水平和医疗保障。这刚好吸引了从事医疗相关工作的何俊龙。非常巧合的是，此时南科大正在引进海外学者。何俊龙说，南科大在海外并非寂寂无名，相反，在新加坡这是一所常被提起的学校。对于南科大，何俊龙向往而憧憬。他选择了南科大，南科大也选择相信他。

谈起对南科大的印象，何俊龙提到了南科大优质的科研条件：在南科大，学校与医院的合作非常紧密，这使得他们能具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病人生病时，他们具体的症状和治疗时的感受也值得被重视，将这些与治疗疾病本身结合起来，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最令何俊龙印象深刻的，还是南科大的学生。“在新加坡上课，大概会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提问，而在马来西亚几乎没有学生敢真正问问题。”何俊龙说，“但在这里，学生的水平很不错，英文也很好，课上讲的东西，他们也很愿意下课之后去深究。”何俊龙说，同学们的问题往往并不局限于对书本里知识的剖析。在南科大，学生有机会参与科研工作，因而他们有许多基于实验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深度也很有趣，其中一些问题他也不曾想到，何俊龙甚至开玩笑地说对他们新奇的问题“感到害怕”。

展望与祝福——一切都会更好

对于南科大的未来发展，何俊龙也有自己的期待。南科大素有国际化之称，他也很希望有更多优秀的外籍学生能加入进来。

何俊龙说，在他的家乡有许多优秀的学生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他们并非不上进，也并非不聪明，只是要提早步

入社会，去工作、打拼、补贴家用。这种才华被荒废的遗憾很令何俊龙感到痛心，他深切希望南科大能够更多地鼓励海外优秀学子加入，这是他对南科大的期待。

何俊龙认为，南科大是非常自由的，专业和课程都可以自己决定，同学们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梦想走，一点点做、一点点改变，发现或追寻自己的真正所爱。

何俊龙说，南科大鼓励学生们参与科研，他幽默地将选择专业方向比作相亲：“就像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很酷，然而成为了对方的男女朋友后才意识到这人不合适一样，对于科研，有许多东西在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有趣或者很无聊，只有真正参与后你才会知道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何俊龙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最痛恨的无非是蛋白质，然而现在他最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这方面的研究。只有真正参与，才知道是否合适。

“Just try everything，没关系的，”他鼓励道，“即使到最后找不到自己最爱的，那起码也要知道自己最不喜欢什么，然后避开它。”

南科大十周年，何俊龙也有想送给南科大的一份祝福：

“SUSTech has achieved great heights during her first decade.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I wish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prosper and grow. I also wish that the university continues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through research, outreach, and, most importantly, by shaping future leaders. I hope that my humble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would be able to help achieve this vision. Happy 10th-anniversary SUSTech, keep moving forward.”



王嘉乐： 非常荣幸亲自参与一所大学的创建和成长

王嘉乐是南科大历史上第一位毕业生，当年 17 岁的他提前毕业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他说，非常荣幸可以亲自参与一所大学创建和成长的过程。

Q: 当时南科大刚刚获批筹备, 你是怎么选择这所学校的, 包括家长怎么看待这所学校?

A: 当时南科大刚刚获批筹备, 没有很多过往, 比如我们说的校友、学校文化可以让我们去参考, 我觉得这反而是她一个很大的优势。她很新, 所以她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我们可以亲自参与一所大学的创建和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另外, 南科大有宣讲会, 我们当时去可以和很多教授沟通, 当时我是一个很普通的高中学生, 对学术什么也不了解, 但是你会被他们身上的一些对于学术的热情感染到,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地理位置肯定也是有一定原因, 因为我那个时候年纪确实偏小一点点, 南科大就在深圳, 父母可能会觉得对南科大放心一点, 离家也不是很远, 但是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我生活自理能力还可以。父母主要也是看我的意见, 他们觉得只要学校老师很用心就可以。一个是地点, 还有就是学校的配套设施怎么样, 这些都挺好的。

Q: 进入南科大之后, 当时的学习生活是怎么样的?

A: 当时的学习生活我觉得很新颖, 因为我确实向往大学生活很久了。所以说我进学校, 一方面是觉得很好奇, 另一方面是充满了很多期待。学的东西都很新, 也能够跟着教授们一起做科研, 做一些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觉得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南科大一直以来,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学生和教授的接触很多, 没有感觉说距离感很大, 而且本科的时候就可以参加很多科研项目。包括到现在, 我看很多的本科生也是这样, 我经常会在新闻上看到关于南科大同学的一些好消息。我和很多学弟学妹沟通, 他们现在其实也是, 本科就可以跟很多教授近距离去做学术上的交流,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

Q: 当时的书院制你印象深刻吗? 是不是给你们配了生活导师和学术导师?

A: 是的, 生活导师和学术导师对我们的帮助挺大的, 会指导我们在大学的生活, 甚至是学术上的规划, 你有什么困惑都可以找生活导师聊。比如说我们刚进大学里面, 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 他们就会进行一些指导。大家会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 聊一聊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和事情。

Q: 后来怎么选的专业?

A: 前两年是通识教育, 每个专业的基础课都会上一些, 到后两年再具体确定走哪一个方向。我选的是物理, 我们有挺多做实验的机会。尤其到后两年, 慢慢地跟着导师参与的学术课题多了一些。但是专业课还是要上的, 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要花在学习专业课上面, 因为要先把基础打牢。

Q: 在南科大学习生活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A: 我觉得当时南科大食堂的饭真是挺好的, 挺怀念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天上晚自习, 晚上在图书馆里面读书读到挺晚, 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有一个梦想, 有一帮同学在一起努力, 有一个氛围去讨论, 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南科大很多同学都很努力。其实对于我来讲, 学的很多东西都是新的, 整个学校的氛围很好, 虽然表面上是学习时间很长, 但是不觉得累。

Q: 申请学校的时候, 老师们包括朱校长是不是对你们这一届的未来和继续深造特别关心?

A: 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关心, 朱校长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 对我们特别关心。

Q: 朱校长说你们第一届学生特别勇敢, 每一位都是英雄。他觉得当时每一位学生无论是学习方面, 还是胆识方面等都很厉害。

A: 没有没有, 我其实是很普通的学生, 很普通的做自己的事情。

Q: 南科大的学习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A: 我觉得在南科大的经历对于我来讲影响很大, 本科的学业在学术上给我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另外, 南科大也见证了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时期。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能够让我心无旁骛地去学习和探索一些学术问题, 我觉得这对我帮助很大。现在非常高兴能经常在新闻上看到南科大的好消息, 也经常和以前的学弟学妹们、包括最近刚毕业的一些学弟学妹们沟通,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在影响着我, 在感染着我, 他们身上的创新精神, 还有那种闯劲。所有的这些都让我觉得很自豪。

余丹丹：

南科大教会我做科研必备的诚信和严谨

南科大 2012 级学生余丹丹说，南科大最大的隐藏福利是大一开始就可以联系教授们进实验室学习，导师的言传身教给了我一种榜样的力量。



Q：当时为什么报考南科大？

A：高中毕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有一个报社采访我的时候也问了这个问题。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想和南科大一起创造历史，见证历史”类似非常宏大的想法，但其实那时候刚高考完，自己都前途未卜，对改革和历史什么的根本没有概念。选择南科大主要是因为听说是全英文教学，当时觉得很酷，很有挑战性。填志愿之前也听过朱校长讲话，就莫名觉得这位儒雅又有魄力，外柔内刚的长者是我可以完全信任的，所以没觉得是什么冒险的事。

Q：来了学校以后学习和生活感觉怎么样？

A：学习、生活感觉都很好，学校没有亏待过我们，住宿、饮食方面都让我那些外校的朋友们很羡慕。当时启动校区虽然只有四栋楼，学生也不多，但是每当过节，比如中秋节、元宵节，学校食堂免费开放，和校长、老师们一起吃饭，感觉很像是一个家。学习上来说，因为是全英文授课，一开始会感到吃力。但老师们都很亲切，很愿意和我们交流，所以慢慢地也能适应了。

Q：当时学校的书院制、导师制等，感受怎么样？

A：这些制度让我受益匪浅。我有过两位生活导师，经常请我们吃饭，关心学习和生活。一位是比较年轻的女教授，很亲切，后来成为了我本科期间的学术导师，因为她，我有了另外一位学术导师，也是我博士期间的导师。这位导师又

帮我联系到了博士期间的合作导师，就是一环扣一环。所以这种导师制拉近了我们和教授之间的连接和联系，让我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也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除此之外，南科大最大的隐藏福利就是大一开始就可以联系教授们进实验室学习。课余或者假期的时候，我们就去实验室里跟着师兄师姐们学习实验操作，慢慢的也会有自己的课题。实验室定期的组会和文献分享我们也会参加，收获非常大，而且都是课堂上学不到却又很适用的科研思维训练，就像是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所以我们本科毕业直接去境外读博士也都很快能上手，包括英文授课、实验操作、阅读文献等等，很多都已经是我们的驾轻就熟的事。

Q：当时对学校的改革措施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A：感受很深的创新有很多，比如说 2+2 的专业选择。大一大二没分专业的时候要学很多课，编程、线性代数、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等等，确实比较吃力，当时感觉年年都在复读高三。但是也感觉很值得，因为这锻炼了我们全方位的思维模式，也最大化地激发我们的潜能和兴趣，并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和合适的方向。

Q：你的专业方向是自己选择的还是在不断尝试过程中选定的？

A：是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选定，我做过生物信息，后来转成了生物医学方向。一开始听说生物信息好找工作，所以

大一大二的时候在生物信息实验室当学生科研助理，但我发现自己一直对计算机提不起很大热情。后来的实验课让我意识到自己更喜欢做实验，所以就选了生物技术专业，也换了实验室。导师们也很支持，他们觉得学习的兴趣最重要。这些探索和尝试的机会很珍贵，否则我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去走弯路。

Q：你读的硕博连读是和港大联合的项目吗？

A：是的，我们是第一届，当时对这个项目心里不是特别有底。最后选择联合培养是因为我特别敬佩我在南科大的导师，他告诉我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是怎样的，他对于研究的热情和好奇也感染了我。他言传身教的严谨、专业，甚至是为人处世的态度，都让我受益良多。所以我希望博士能够继续留在这里跟他学更多东西。香港大学的导师也很好，实验室比较成熟。所以我觉得联合培养这个项目正合我意，两个实验室各有特色，他们的长处我都可以学到。

Q：两边实验室的硬件和管理相比较怎么样？

A：南科大的硬件水平，我觉得会超越一些。比如南科大冷冻电镜中心，如此大的规模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我的其他专业的一些朋友也说很多实验只能在南科大才做得了，因为那些实验仪器香港的学校没有。所以整体感觉硬件设施会更好一些。

Q：在香港有没有听到过其他学校学生对南科大的评价？

A：比较少，他们对南科大都很好奇，但了解和接触的都很少，所以我自己就成为了他们了解和评价南科大的窗口。因为我是他们能接触到的唯一的南科大的毕业生，我的言行举止都关系到周围人对南科大的看法和评价。这也是一种鞭策自己变得更优秀的动力。他们对于南科大的实验条件表示很羡慕，包括硬件设备和宽敞的实验室环境等等，所以基本上都抱着乐观和正面的评价，认为南科大以后的发展肯定越来越好。

Q：从2012年到现在，收获最大的是哪几个方面？

A：南科大作为研究型大学，对学生的培养做得很到位。我本科刚入学的时候并没有想着做研究，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只想着毕业以后找一份安稳轻松的工作。后来很多课程上老师都会有意地引导我们去思考和提问，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和热情，所以慢慢地自己会开始有各种想法和想做的事，老师们也很愿意和我们讨论。比如我记得和教授们讨论过肿瘤疫苗，讨论过模拟生物传感器的地震预测仪等等，有些想法现在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不成熟，但老师们当时却都非常耐心地引导和鼓励我去思考，这让我一直特别感

激的。他们也鼓励我去申请直博，在人生和职业规划上给了我不少建议。南科大的同学相比起高中的同学，去读博的比例高很多很多，不是说读博士一定好，但感觉南科大的教育发掘了我们做科研的潜力和兴趣，至少我们去尝试了，也敢去尝试了。像我这样原来没有准备读博士的都有了想法，本身就对科研有兴趣的同学，会更加如鱼得水。

本科期间在实验室里的训练也让我后来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能找到方向。比如我在港大期间做过一个项目，实验用的两个细胞本来应该是肝癌细胞系，结果后来发现是宫颈癌细胞系。这是历史原因，可能几十年前其他实验室建立的时候就错了。当时课题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是一个挺大的打击。我的第一反应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这些数据全部扔掉重新做。但有不少人劝我说，没有关系，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事，你就假装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赶紧做完赶紧发表。我当时想，如果是我南科大的导师，他遇到这个问题会怎么样做，他肯定不会使用这些数据的，宁愿把一年半的努力白费也不会发表自欺欺人的数据。在南科大的训练教会我做科研必备的诚信和严谨，导师的言传身教也给了我一种榜样的力量。





叙专题

社团

与其说是志同道合，不如说是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在南科大，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绚丽世界。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一起看过的日出，终将成为我们人生独一无二的珍宝。无论生活如何波澜，回忆里总会有诗有酒，有伴随着社团成长的我们，以及逐渐清晰的未来。



执笔雕文， 但留纸短情长

编者按：

第十期《南科新知》编成，恰逢十周年校庆。不同于以往的藏于幕后，很荣幸在这里向拿到这本杂志的你介绍我们：你好，这里是学生新闻社！

在这里，聚集了一群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充满无限好奇的小伙伴。文字里，我们用纸笔书写念想，照片后，我们用相机定格惊艳。我们通过新兴媒介传播南科人的心声，亦愿借以书香笔墨记录一段段历史。

南科大的发展为新闻社的诞生提供了契机，校园里的方寸土地为新闻社的成长提供了一片沃土，滋养着一代代充满热忱与激情的新闻社伙伴。无论是荔园里通宵自习室亮了一宿的星光，还是挂在荔枝树梢的红果和一轮明月，都见证着新闻社的成长。在南科大，每一位参与新闻社的伙伴，不管是曾经到访还是初来乍到，都铭记着伴着夜幕键盘与鼠标的低声絮语，阳光下快门和风物的窃窃私语。

一路走来，这里有默默支持、为我们指明方向的老师，有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辟道路的前辈，也有满腔热血、愿让新闻社发展壮大的你我。回望之际，我们邀请了潘峰老师和数位前辈聊聊关于新闻社的往事。新闻社的过往仿佛一席画卷，在他们的回忆里铺展开来。



南科
新知

过往未远，序章犹在

在秋末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们有幸与潘峰老师相约。在宣传与公共关系部的办公室里，潘老师回忆过往种种，将新闻社创立至今的故事娓娓道来。

南科大建校之初，学校的宣传工作和新闻纪录还没有学生团体的参与。随着学校的迅速发展和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到了2015年，学校宣传工作量日益增大。“当时宣传部只有6位老师，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于是我们到别的大学深入了解，思考怎样把学校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出色。借由其他学校的模式，我们发现学生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相关工作。国内综合性大学几乎都有新闻、传媒相关的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进行相关工作也更为专业熟练。虽然南科大的学生们几乎都是理工科，但我们相信学生们能把事务处理的更专业、更出色。正是沿着

这条思路，我们正式创立了学生新闻社。”

就这样，南科大学生新闻社诞生了，我们踏出了第一步，小心翼翼却无限欢喜。

在建立初期，新闻社面对全校招新，由宣传部的老师们亲自面试。为了更好地推动学生介入学校宣传工作，新闻社定期举行例会，成员们分配值班任务，负责采访报道学校的活动，迎接外来嘉宾访问。“当时新闻社的要求更为严格，管理也比较正式。这些安排的好处是能够快速提高同学们的新闻采编能力，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完成采访稿、新闻稿。”

随着学校的一步步发展，校内活动日渐丰富，组织机构的访问也是接踵而至，学校动态新闻数量大增，新闻社同学的工



作量也急剧增大。“同学们在南科大的课业学习本来就比较紧张，忙碌起来后，有些同学对时间的安排显得有些吃力。”当学生的课业压力与新闻社工作压力难以平衡时，新闻社便及时对学生的工作进行调整。如今的新闻社主要参与一些活动专题的报告，以及一些科研项目、实验室的采访，而对学校的动态新闻的参与程度就大大减少。经过了这次制度的调整，很快，新闻社齐整步伐，继续踏着轻快的脚步奔赴远方。

与此同时，新闻社拥有了一个新的平台，正是你们如今手中的刊物——《南科新知》。作为给校刊取名的老师，潘老师回忆起当初的心路历程。“当时老师们在商议校刊的取名，我首先想到的是联系学校的大榕树，就叫“大榕树下”；或者学

校后山有很多很大的荔枝树，也可以叫“荔园”。但思来想去，想到三联出版社曾使用过的“新知”二字，结合我们的校名，最后诞生了“南科新知”这个名字。校园里的草木启发灵感，从新闻同行汲取智慧，以校名作为别致的点缀——《南科新知》就这样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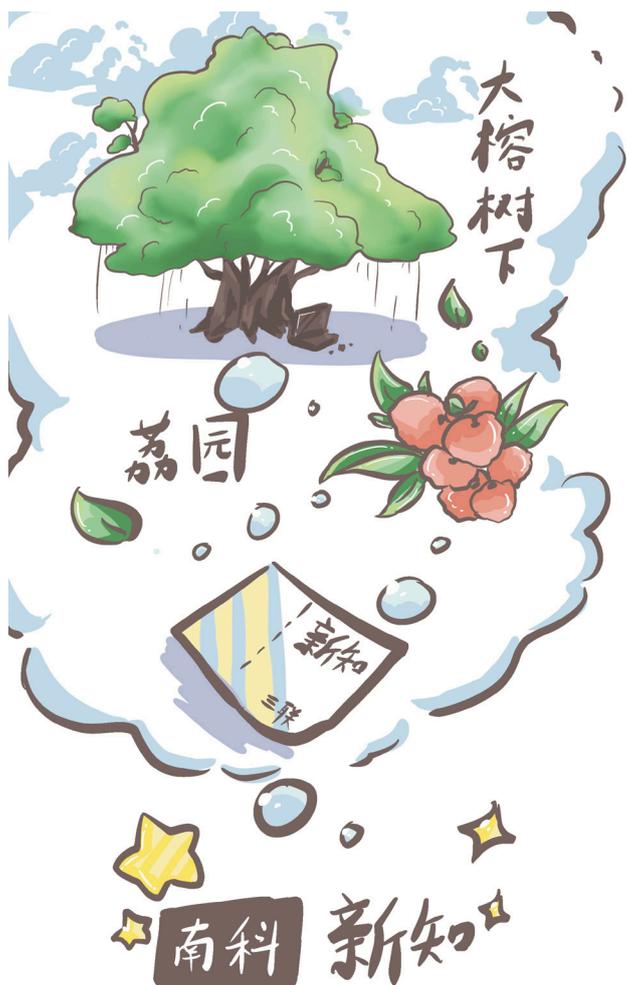
起初，《南科新知》是与南科大官方微信一同前行的伙伴，到后来，南科新知踏上了新的征程。“同学们功课很忙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用杂志的出版发行，去凝聚学生的积极性，防止新闻社变得松散。”为了将小伙伴们更好地聚拢，这本由新闻社编写的杂志进入了筹备阶段。一本杂志便是一个共同的目标，让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做一件事情，让同学们参与的兴趣、积极性得到提升。从无到有，从点滴奇思妙想，到第一本杂志出生。《南科新知》刊物魔力般的把所有对新闻充满热情的同学凝聚到了一起。

所谓“新知”，“唯一的不变的就是变化”。一代代新闻社成员不断探索着，尝试着。新知公众号从刚开始致力于做面向大学生的科普，到后来推出每日一图，以及不断加入跟学生生活相关的内容。“直到现在，我觉得新知还是在不断的在探索中。《南科新知》怎样形成自己的风格，如何做出特点？公众号怎样提高粉丝数和阅读量，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杂志如何进一步明确定位，提升组稿、编辑、排版的效率，缩短出版周期，保持现有出刊速度和提升质量？”面对进一步的挑战与突破，潘老师充满期待。

如果说公众号和杂志是新闻社通向外界的一个窗口，那新闻本身，正是新闻社希望外界能透过窗户所能看到的。谈到这里，潘老师再次提及新闻社的特殊性。“许多才艺或科技类社团，更加强调社员们的兴趣和科研的方向，但是新闻社绝不单是一个兴趣社团。新闻不等同于对写作的热爱，更不仅仅是热衷于摄影记录。”

新闻是什么？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正如校长所言：南科大的学生们是在创造历史。是你们把学校读成了一所名校，南科的历史也由你们定义。”因而新闻社的同学便有了这样一份责任——去记录历史。

学生新闻社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参与新闻报道。“这些报





道能提高你对生活的敏锐性，对新鲜事物的捕捉能力。以学生的视角，既讲故事，也给别人传递信息。校园里有很多可以采写的事情，一旦有关于新闻的敏感性，就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点。

走到今天，南科大建校十年之际，新闻社已经成长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南科新知》杂志也迎来第十期。

“5周年，我们应该有所突破，甚至是飞跃。”过去的五年，新闻社一直在探索之旅上走着。优化部门的构架，增添行政部使原来各个部门分管的行政事务有更为统筹的安排。进社、退社制度，在5年战略节点应该更加成熟。

“新闻社和学校发展同向而行。我们要去关注同学们关注的事情，要以更高的立场、角度去看待，要主动发出一些正能量，跟学校的宣传配合得更加紧密，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闻社是一座桥，连接着因热爱聚集起来的我们，连接着今天的新闻和明天的历史。桥上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不变的

是走过桥时的欢笑声，欣赏着桥下的别样风景。在潘老师看来，每一位从桥上走过的同学都会看到自己综合素质的提升。即使参与新闻社的同学将来可能不会从事专业的新闻方面的工作，但你来过，就会迷上新闻的理想主义色彩。

每一位新闻社成员都曾踏浪而来，再一起走过一段花路。“希望同学们能在新闻社留下自己的作品，无论文字也好，摄影、视频也好。我们留下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去检验的，在几十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作品，我觉得会很亲切。这篇文章能带我穿越时空，再次体会到当初落笔时的心境。能在作品里收获成就感，这也算没有辜负这样参加新闻社的初衷。”

与潘老师的交流里，时间跑的飞快，但言语间蕴含的深意却让人经久不忘。采访结束后，潘老师打趣道：“加入了新闻社，我们就是同事咯。”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无论时间长短，每一位从新闻社走来的人，都有走过一段不凡的路，看到更多，也尽己所能希望留下更多……

倾听自我，实现自我

在见到蔡多之前，笔者对她早有期待。蔡多在新闻社的工作让人感叹，她不仅是《南科新知》杂志的首期主编，在经历了一年有余的艰辛和付出后，将第一本正式编排的杂志带到我们面前；还作为“采访专业户”采访了访校的诺奖得主以及各院系教授。在采访中得到的许多建议更是让笔者受益匪浅。

起笔

大一的时候我也不清楚社团组织之类的东西，那个时候就跟着感觉走。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愿望，就觉得我要去为学校做一点贡献，何况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大学”，蔡多对我们

笑笑，“加上可能我从小就对写作这方面感兴趣，我觉得新闻社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结果后来我才发现自己上了一条‘贼船’。”采访刚开始时的紧张氛围被蔡多这一席幽默的话语一扫而光。

虽是调侃，但回过头看，四年前加入新闻社的决定也许在冥冥之中将蔡多的人生规划悄悄扭转了一小个角度。毕竟谁也没办法想到曾经只把“记录、采访”当做爱好的她，竟然在大学期间将爱好变成了新目标。而也如她所愿，她以专业第一的身份保研至中山大学财经传媒专业，并将在今年9月，为了这个梦想踏上新旅程。谈起为何会有这样大的决定和改变，蔡多说道：“如果我觉得我更擅长这件事，我就会去做，一个人如果能将兴趣和能力都倾注在同一个领域，可能会做得更好。”这一路走来，蔡多都在不断地探索发掘自己，忠实地倾听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并踏实、坚定地走好每一步、做好每一个选择。

蔡多走得愈发坚定，一步步走进中山大学的校园，走到诺奖得主面前。当同学们都在羡慕蔡多拥有采访诺奖得主的机会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蔡多在采访这件事上专注地付出过多少心血。前期研究被采访者的背景资料、完成采访提纲、沟通采访相关事宜、返稿、一遍又一遍的修改，这样的繁琐过程蔡多每采访一次便经历一次，而每一次都竭尽全力、不敢有一点倦怠。

喜欢和人聊天的性格为底料，加上足够的真诚和很多的耐心，佐以时间发酵，酿造出愈发有韵味的文字。对于采访这件事，蔡多也一直坚信，记者的责任就是要去将一些真实的事情告诉大众，不论你采访的是谁，端正自己的身份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就好。

切锋

等到新闻社部门渐渐完备，有能力拿出来一本纸质刊物的时候，蔡多作为《南科新知》的初创主编和小伙伴们决定正式编排一本杂志，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艰难摸索。万事开头难，更何况是在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开展，蔡多感叹道：“那个时候我们对要做什么板块，要什么类型的稿件、图片一筹莫展，甚至没想好这本杂志要办成怎样的导向风格。”

在这样的迷茫下，第一本杂志开工了，并一直从前一年的年初做到第二年开学后两个月。期间一次次的修改，怀疑和不安消磨着刚开始做杂志时的满腹志气，蔡多坦言当时甚至想到了放弃：“中间的过程特别的辛苦，加上大家学业压力也较重，甚至有一段时间社内‘士气低迷’，大家说要不然这个事情就算了。一年才做一期，后面能不能继续稳定发行是个问题。”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咬咬牙坚持下来了，“我有一段时间起码发了六版杂志的雏形给当时的设计部长，他大概快烦死我了（笑）。甚至第二年年年初过年的时候我还被抓起来催促杂志。但是，



到真正做完，那种巨大的成就感以及开辟道路的光荣感还是难以言表的。”

作为年轻的学校里年轻的社团，总要有人为后来者开辟出一条道路，留下一点宝贵的东西。这本薄薄的杂志见证了新闻社从几人的小团队壮大到如今百人社团规模的过程，如今我们看着编排精美的杂志很难想象当初从无到有的质变来得多艰难，又经历了多少坎坷。蔡多回忆完往事心中满是感慨：“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现在一学期甚至可以出两刊。看到现在的杂志有改动和创新，我知道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很多，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坚持与努力。”

推峰

而在学校新闻社以外，蔡多也在相关媒体做了一些实习。真正的去贴近“记者”们的身份后，蔡多没有因为职业不确定的工作时间和颠三倒四的作息退却，而是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去看待未来的发展：“虽然行业之间有很大差别，但是每一行都很辛苦。我希望我未来可以找到应该追求的价值。记者这一行业接触到的负面信息相对比较多，你如何保持自己的初心，如何在这个大环境中守护正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南科大这样一个理工科大学的学生来说，跨文理、跨专业保研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但对于蔡多来说，找准自己的方向和定位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她一直都在不断尝试理解自己并遵循着自己内心的热爱和愿望，同时也坚持着自己对优秀的定义。“我们总是在强调人有没有成功、够不够优秀，但实际上在我眼里只有一种失败者，就是你已经有了目标但是却没有为之努力。”她向笔者谈到，成为一个优秀者，首先就是要明确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其次是理解自己的长处，最后想通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从而付出行动。

蔡多并不是在一个人孤军奋战，她向笔者提到，她身边不仅有一群同样坚定优秀的伙伴，还有一直在身后支持她鼓励她的老师们。她坦言，在大学四年里，在许多难熬的时刻，金融系以及新闻社老师们的鼓励给她带去了很多希冀与自信。也正是因为这些善意的关怀，让她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大的转变。

“专业的更改并不能抹去我在金融系，在南科大所接受到的关怀，也正是因为我在这里，才最终成就了我。”

此外，蔡多也向记者提到，大学四年，她也认识了许多优秀的朋友，她认为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不仅能帮助自己了

解到各个领域里的一些信息，积累个人的视野素材。同时，她还能看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充满热情的样子，这也让个人和他们共同进步。

也许，正因为蔡多和他们一样始终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要朝着哪方面努力，才成就了今日的她。

收笔

“我希望学弟学妹们不要经常自我否定，也不用过于羡慕他人的去向和发展，这些不应该是你关注的地方，因为每个人的发展方向是不一样的，而每个人都是可以多元发展的。在看到别人优秀之处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激励自己，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并实现目标。”

正如蔡多在对自己的评价一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秀，每个人都能成为成功的那一个，只要了解自己之后努力付出就好。四年时光，蔡多以真诚耐心的态度写出了属于自己独有的优秀的篇章，也书写了自己对“优秀”的不同定义。

温柔、善良、坚定，蔡多的四年经历以及她个人的转变践行了她口中“自定义的优秀”。她用文字带我们走进每一个被采访人物的内心，克服踌躇将第一本正式的《南科新知》杂志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相信耐心、平和、专注的力量。

我们总说，新闻社的孩子在走花路，那蔡多和其他前辈就是那些填平道路、去掉荆棘、播下花种的人。当我们沉醉在鲜花的芬芳中用文字编织梦想时，也该记得曾有人，鼻中只嗅得到泥土的厚重和腥膻，却依旧怀着信念热切期盼后来者走上鲜花盛开的道路。

我想，他们做到了。

春华秋实，历久弥新

看遍新闻社五年水墨，亦应细斟每一笔撇捺。身处此山中的你我，也对这里有着独特的回忆，别样的情愫。最后，我们把纸笔交给两位前辈，来听听他们记忆里的新闻社，在这里绽放的每一刹光芒。

接到我们的邀请，蓝桥学长和陈子豪学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果断里满是对新闻社的感情。

新闻社第三任社长蓝桥：

今年是南科大的第十年，也是南科大学生新闻社的第五年。

2015年刚刚入学的我加入了刚刚诞生的新闻社，开始了贯穿我本科全部四年的新闻社故事。

新闻社的故事离不开选题时的唇枪舌战、重大新闻当天出稿的挑灯夜战和专题新闻精心打磨的点石成金。在创意、激情和职责这些词语的点缀之下，我与所有新闻社人共享这些记忆。然而，最令我难忘的是新闻社驱动了她的参与者思考如下的问题：观点表达的边界在何处，什么样的大学是一个好大学，持份者应怎样贡献于大学乃至社区的发展。我们从未要求或期望新闻社人在思考这些问题后得出统一的答案。这些思考根植于

那些共同记忆，体现在了许多新闻社人的生涯规划和价值选择之中。

若把目光投向更大的社区：南科大人在过去的十年中也恰在课堂、课外社交空间和网络平台里频繁地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这片土地上的大众亦如是。我衷心地祝愿南科大学生新闻社可以更多地发掘、记录发生在南科大的精彩故事，更多地推动、培育我们社区里的珍贵思辨。

新闻社第四任社长陈子豪：

在我的记忆中，新闻社的创立源自一次邂逅。初任社长王本凡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在食堂卖明信片时，正好碰到了来用餐的张凌部长。恰逢宣传与公共关系部也有成立学生新闻组织的想法，两人交流之后，在宣传与公共关系部的支持下，学生新闻社成立了。

这些年来新闻社的发展蒸蒸日上，也变化良多：刚开始的团队规模只有个位数，如今社团人数已突破百人；在2016年《南科新知》杂志创刊，由原来的一年一刊逐渐到一年三刊。《南科新知》杂志是学生新闻社第一个文化IP，杂志每次发放都有很多同学来“抢”，可以说在学校师生中达到了全覆盖的规模。

不止如此，学生新闻社也创建了南科新知微信公众号，在2017年的2月份“SUSTech Daily 每日一图”这个专栏创建了，这也成了学生新闻社另一大文化IP，吸引着全校师生纷纷投稿。可以说，即使在饭点的食堂随便找个人，他也肯定知道南科新知的每日一图栏目。每年年末的SUSTech Daily 高光时刻年末展览，也总是吸引着许多师生驻足观看。还有便是Hey Studio视觉工作室，1088 SUSTech视觉工作室也是学生新闻社在发挥各部门特长优势的一大个性化突破。

2017年是我在新闻社的第二年，那一年新闻社招新人数突破了百人。那一年的团建我们去了西冲，在海边一起烧烤玩游戏，拍下了那张经典的海景欢呼照片，那张照片曾经作为学校官方PPT的背景出现。2018年年末学生新闻社尝试做一次校园大型活动，于是和校友会合作一起举办了“我们那一年”的校园文化活动。在这次活动里我们做了一个校猫榴莲的卡套，这个卡



套和活动吸引了许多师生前来参加，也得到了校长和书记的大力支持。在校猫榴莲卡套之后我们又制作了绿头鸭相关的文创用品，也在师生中引起了一波轰动。2019年初，为了顺应学校对于校园景观和道路命名的征集，新闻社举办了“九山一水”我给南科大命名的大型校园活动，通过有趣的活动吸引师生参与学校景观和道路的命名活动，这也是新闻社为校园文化做贡献。

当然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和同学们一起在新闻社共事的经历。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每周例会，聊完工作之后，也能和朋友们聊天、吐槽。大家不仅在新闻社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满足了自己的爱好，还收获了许多友情。即使我们这一批人已经从新闻社“退休”，但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出来约饭，一起玩耍。这便是新闻社里我的收获，我的成长。

如今南科，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为了心中的一份热忱和触动，为了给自己，给身边的人事景物留下些什么，我们携起纸笔，拿起相机，随时准备出发。好让所有人也记得——你，也曾来过，我们，都从新闻社走过一段光景。执笔记录今事，在南科大留下一抹绚烂，只留回望时，一钩淡月天如水；奔向无穷远方，待到归来时，笑时犹带岭梅香。

“吾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我们的学生新闻社！

文 / 江一帆 谭奕忻

图 / 陈君君 余彦霖 彭楚珺



探寻吧， 部活！



应急救援队 请大家伸出援手。

应急救援队第五任队长 杜方洲

救援队成立的初衷，与曾在深圳发生过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密不可分：那时深圳有一位女白领在上班路上猝死，而直到救护车赶来之前，至少有三二十位路人经过，却无一人停下对她施以援手，最终女白领在救护车赶来之前遗憾离世。这件事情在媒体上引发了轩然大波，社会舆论四起，它的影响持续了数年。

正是这个生命的逝去刺激到了救援队的创始人刘轩与学长，他由此思考是否能够在这所年轻的高校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应急救援组织。当时南科大仅有一所社康中心，救护资源有限，因此，应急救援队应运而生。成立之初永远与筚路蓝缕挂钩，最初救援队可谓是“生于荒漠之中”。为了队伍活动能顺利开展，刘轩与学长几乎每天都去学生工作部寻求帮助。在他的不懈努力与学校的支持之下，队伍逐渐真正地开始运转起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科大师生的救援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南科大师生对救援的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已经超越深圳平均水平。但是学习跟实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真正救援的过程中，周围环境、施救者心态都会影响到救援的效果，真正能够运用救援知识的人仍是少数。所以只有通过不断地练习达到熟练的程度，才能保证至少不会束手无措。

救援队伍现有的——如授课或是讲座之类的提升校内救援水平的活动，形式有些局限。我们也在积极筹划情景短剧、自媒体视频等新型的传播救援知识的方式。只有使授课变得多元，同学才会愿意学，并且能够真正学会。同时，也需要在普通授课之外增加更多的实操课程，让师生们能够切身体验，并且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成为一名优秀的救护者。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一辆救护车开进学校，却因为走错路而耽误了几分钟，这件事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我们仍在思考，南科大关于救援的某些方面是否还需要改善？透过此事，我们发现不仅是校内引导标志设置不够完善，我们队伍的装备配备也有不足。若是当时能有更好的装备止血，我们也不至于那么慌张，甚至都没有为救护车指清道路。而与此同时，不仅是救援队内装备有缺，安置在校园内如 AED 和急救包等设施也存在一定的隐患。虽然目前这些设施在南科大的配备较为充足，但是后续的跟踪管理与维护修缮体系却没有保障，这也是亟待解决的一项问题。

作为应急救援队的一员，我希望能够唤起更多南科大人心中的应急救援意识，让他们能够在需要时挺身而出。我们也希望扩大自身影响力，得到学校支持，联合校级组织，增加我们的受众。应急救援不是一种兴趣使然，而是一份愿意为之燃烧的责任，一种相伴终生的习惯。



钢琴社

音阶攀落里，蕴含春秋的流转。

钢琴社前任社长 郑泽强

2015年，一批钢琴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组建了钢琴社。最开始，西乐社与轻音社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我非常感激他们。在2016年艺术中心成立后，我们也获得了专业的指导老师，有了基本的技术保障。

除了西乐社和轻音社，问到谁在早期对于钢琴社的成长贡献最大，树仁书院居功至伟。最早的时候，钢琴社的成员都是在树仁活动室内进行社团活动，用的也是活动室内放置的那架钢琴。由于树仁书院一直以来都有举办与钢琴有关的活动的传统，我们与它就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钢琴社与树仁书院的渊源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树仁书院主办的校级嘉年华——当时在湖畔一二栋之间搭起了一座露天舞台，总策划以及灯光、音响等调试工作都是直接外包的，耗资巨大。因为并非所有同学都愿意参与到这场活动之中，对于那些休息受影响的同学，钢琴社也发表了正式的道歉公告。纵然如此，活动的结果却是很好的，我们邀请到了深圳大学等外校的同好们前来参加。我们的指导老师——现在致诚书院的副院长袁老师，当时是作为树仁的导师参与筹划那场活动的，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也正是这场嘉年华把我们钢琴社推向了全校。

对钢琴社而言，最开始的练习就出现了问题。

2016年左右，南科大练习钢琴的场所主要在湖畔，而且并没有设置专人管理。钢琴社的同学们白天上课没有时间，于是他们就晚上轮班来到琴房弹上一首。通常开始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有时候半夜三更也能听到悠扬的琴声从宿舍楼上传来。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其他的同学的专心学习都是不利的——琴房的使用究竟该如何管理，练习与休息的时间之间究竟该如何协调。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我们的一些前辈练就了一些“特殊的本领”：有的弹琴只闻琴声，却没有任何敲击琴键的声响；有的将敲击声融入乐曲，即使在旁边写作业也不会受到影响。

就这样，在一众前辈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钢琴社社员们的练习与宿舍楼中同学休息的平衡得到了保证。

感谢树仁书院，正是他们在“键盘”上延续下来的传统塑造了一片琴声朗朗，让我们钢琴社能够在如此丰沛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可以说若是没有树仁书院，钢琴社今天可能很难取得这般成就。也要感谢一直以来容忍我们练琴的声音的同学们，是你们为我们创造了充足的空间，让我们有实力弹奏出属于自己的乐章。

希望能有更多的钢琴爱好者加入我们，共同谱写南科大的锦绣华章！

辩论社 趁年轻，我偏要勉强。

辩论社社长 丁启维

我从高中就开始打辩论了，只是对当时的成绩不是很满意，就想要在大学实现自我突破。我认为辩论最有意思的就是构建一套体系，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来不断完善它——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或许有很多人会觉得，辩论是一个离生活很远的东西。但是作为一名辩手，我想说的是，辩论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在辩论中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表达方式，另一个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就是如何去更高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在一场辩论之中，优秀的辩手要做的不是驳倒对方，而是用自己的表达获得评委的青睐，而这这就要求辩手们从评委的角度去表达、说服评委。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时常需要站在不同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思维方式就更好理解了。一个优秀的辩手需要时刻思考自己体系的优缺点，甚至更换立场思考问题。经过长期的训练，辩手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理解问题的本质，更尊重各种思想的持有者，这对于增加我们思考的广度与深度都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一名优秀的辩手，反应能力、语言能力、思考能力和思维深度是必需的四项素质。前两项主要看先天，但也不乏有后天通过训练达到高水平的例子。至于思考能力，辩论会培养辩手的思考能力，强迫辩手多想多验证，并拥有批判性的思维。最后一项是思维深度，它是要靠多读书，多去学习哲学家的思想来提升，比如有一些道德的辩题就可能需要边沁的道德功利主义思想做支撑。

回忆起在辩论社的经历，令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我们去参加粤港澳地区决赛时，校内对于这件事的关注度很低，只有极少数对辩论感兴趣的同学或老师在关注，在现场与对手的‘后援团’形成了极大的落差。这让我陷入了思考——究竟该如何在南科大营造辩论的氛围？即使是在我们获评三星社团之后，学校辩论赛无人问津，优秀辩手流失严重……这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会继续坚持这项我们所热爱的事业，并把它带给更多的人。我们扎根荒漠抽出枝桠，开出绚烂之花；我们仰望星空奋发成长，只为心中梦想。我尊重每一位热爱辩论的人，感谢每一位关注辩论的人。我相信辩论社的明天会更加美好，南科校园的辩论氛围由我们共同营造！

咖啡社 让我们带你来啜精品咖啡。

咖啡社社长 丁启维

我与咖啡的相识非常简单。我对咖啡没什么认识——好一点的星巴克，差一点的肯德基——我相信这是大部分人对于咖啡好坏最初的定义。然而机缘巧合之下，我参与了一个咖啡分享会，了解到咖啡的味道怎么调，咖啡豆应该如何选择……一切都让我非常感兴趣。就此，我迈入了这方世界。

咖啡社的成立并不那么轰轰烈烈。起初有一群热爱生活的学长学姐，经常聚在一起品咖啡，聊人生。后来他们渐渐地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离不开彼此，失去了这些伙伴的生活总是缺少了一些什么。作为维系他们羁绊的牵绳，咖啡社就这样诞生了。

咖啡社每周末都会邀请知名老师来讲理论基础课。同时，我们也配备了专业的咖啡检测仪器，让有志于此的同学更好更精确





地调试各种参数。后备物资也是十分充足的，现在我们有二三十种咖啡豆，也有市面上常见的冰滴、冷泡等制作咖啡的器具。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就是拿着咖啡去实验室发文章的一批人！

但了解咖啡师这一行业的同学都知道，这个工作并不赚钱，甚至是一直亏钱。我们更希望的是，做咖啡在将来会成为社员们一种陶冶情操的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用来谋生的手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生活增光添彩，在闲暇之时能够轻抿一口醇香，感受生活的美好。

在社团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最想感谢的就是致仁书院了。他们帮我们请专业的指导老师、为我们提供场地、替我们采购统一的训练器具……能够得到书院如此完备的支持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现在，由于书院活动室装修，咖啡社的社团活动只能暂时在宿舍内部的活动室进行，这就使得1栋之外的同学无法方便地参与其中。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书院院长便帮我们把学生事务中心的玻璃房要了下来，这真可谓是“鸟枪换炮”。以后我们不但能够在更好的地方进行社团活动，甚至可以开设茶歇、对外营业！

我们是一群有态度、有热情，抱有专业科研精神的人，我们亦是为大家的学习与生活带去温馨与悠然的咖啡师，咖啡的回甘，是我们校园生活独一无二的余韵。

电声社 音符跳动，便是无限可能。

电声社社长 张梓聪

电声社虽然历史不长，却有着很多很多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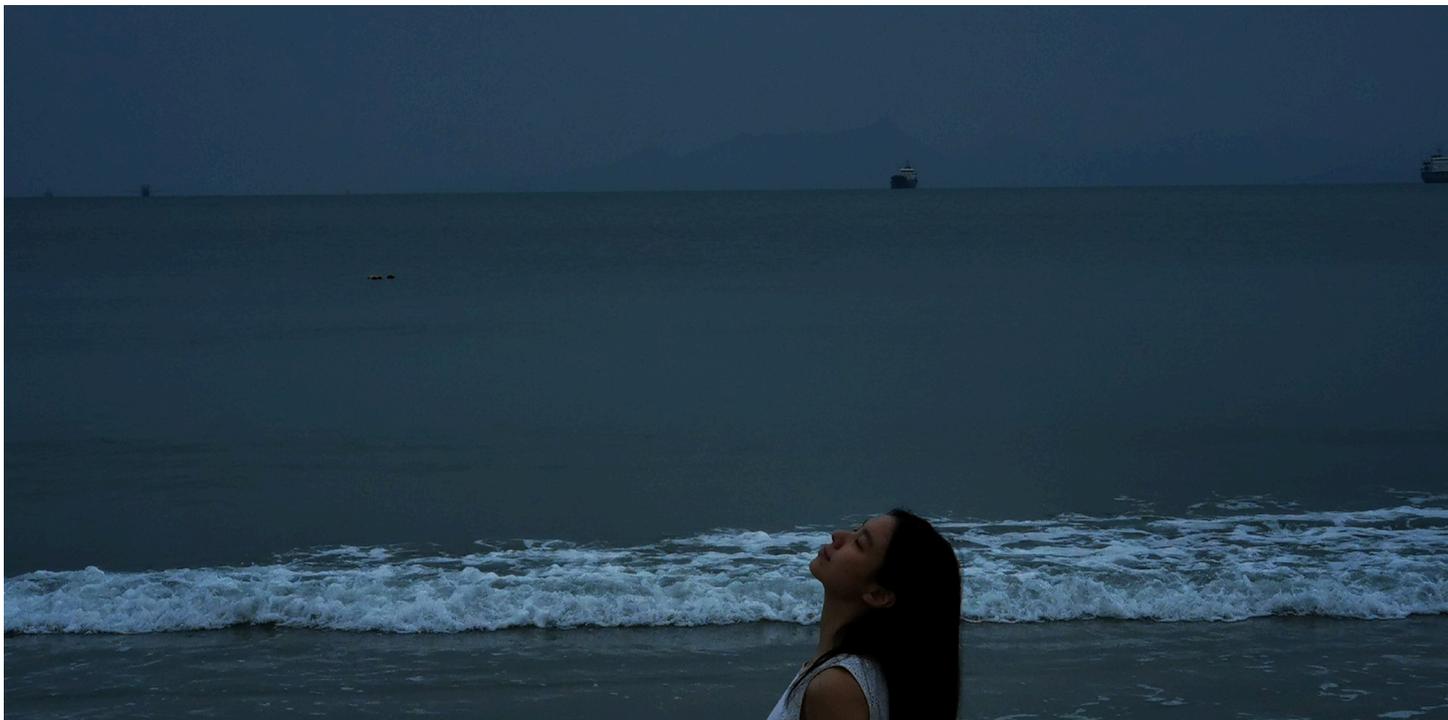
在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遭遇了几乎所有艺术类社团都会不时遭遇的窘境——缺人。

2018年的时候，南科大内的乐队环境非常好。15级的同学里面有许多都是音乐爱好者，组建了各种各样的乐队，其中的一些在全校都非常有名。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与感染下，艺术中心的一位老师提出组建电声社的想法，而后便开始了筹划工作。

时过境迁，到了2019年，电声社准备成立的时候，却陷入了缺少成员的尴尬处境。15级的学长学姐即将毕业，无暇顾及乐队；16级几乎没有志同道合的同学，19级也刚刚进入南科大，还处于懵懂的状态。就是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下，电声社由来自不同年级的五人共同创立，随之开始了它的发展之路。

在电声社的发展过程中，学校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从人员到设备方面，都有援助，这令我十分感激。2018年时，学校给刚刚成立的我们迅速安排了指导老师，并且每月都会派有专人来负责对接主讲老师，相应地做出一些变动。课程设置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其实很多人在弹琴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在弹什么的，你虽然在弹一段旋律，但并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它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在创作时，你只能凭着感觉走，这种灵感是非常被动的，依赖于外界。但其实很多时候灵感是可以主观去创设和抓住的，这就是乐理所能教会你的地方。电声社的课程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教你如何去演奏一门乐器，而是如何更好地解构、理解和认识音乐。

至于未来，其实“社”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概念，我希望能加入更多开放包容的因素，把电声社打造成一个平台，围绕“乐队”这一音乐形式，让南科大所有对现代乐、电声乐感兴趣的同学都能够有一个实战、学习和相互交流的地方。



歌唱社

我比较喜欢在放长假的时候报名一些兴趣类课程，比如国画，泥塑，翻译，电子琴等等，其实很多东西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不过在接触职业老师的过程中，与其说是在学习一门技艺，倒不如说培养了对于美的判断和对世界的认知。高三毕业那年的暑假，我自己学了一点声乐，让我感到神奇的地方在于“人声”这种乐器，它精妙无比但又理所应当，除了情感这种基本不可控的变量，大到整体姿态，小到肌肉对抗，都是可以通过训练调整，最后影响到声音效果的。另一方面，得益于朋友们对我的大嗓门和放肆性格的宽容，公众场合放声唱歌一直是一件很随意自然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歌唱社的成立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聚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的重要站点。

这样的机会除了学习知识以外，还并存着许多惊喜。作为歌唱社的成员，我认识了很多低调但都非常有趣的朋友，他们的太多都让我受益匪浅；作为社长，我获得了很多与老师，成员，其他组织朋友们交流的能力，总算是学会了谨慎，做事考虑 plan B，少钻牛角尖等能力。大抵所谓“领导力”只有在成为领导之后才能明白其内涵吧。

在理想状态下，我觉得歌唱社应该成为一个平台。乐手，演唱者，舞美策划，技术支持交流的平台，去实现创意和输出作品，首先丰富校园内的艺术氛围，其次再考虑比赛和名誉等锦上添花，提升艺术形象的事情。这些事情，我在大一大二也

都做过尝试，不过主要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多更好的活动也都没来得及去实现，算是一大遗憾吧。

后来选择了临床医学专业以后，参加活动的的时间也被我大大压缩了。很多 19 级的学弟学妹除了在歌唱社之外，在其他组织也都是骨干成员，我也非常信任他们。我希望歌唱社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纯粹的组织，时间段或一群人，是一个记忆点，用来提醒自己记得享受喜欢的事情。

19 年 10 月 18 号，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日子。我们在致诚活动室举办了第一场音乐分享会“原点”。原计划 10 点结束，但是人越来越多，小小的活动室，很多彼此陌生的人席地而坐，认真地度过这样一个“没有仪式感”的夜晚，直到过了午夜才渐渐散去。那天我们还邀请到了电声社，借了民乐团的鼓，结束之后收到非歌唱社的朋友们的夸奖，我觉得非常值得。

关于未来，我有些期许：

希望歌唱社能有地方唱歌，不会打扰到其他同学，或者是说，喜欢唱歌的同学都可以找到一个认真，放肆练习的地方！

希望歌唱社可以和更多社团联动，出有意思，有意义或有高度的作品！希望学校的同学们能去看看校内的演出。

希望所有人都能做想做的事情，不管结果成败！

妮可十岁快乐！歌唱社也就抹了个零，也要一起快乐！

歌唱社社长 郭煜焯



航模社

我对于航模的兴趣源自于高中。当时，我在百忙之中抽空玩过一点点航模，觉得它很有意思，一直很喜欢，所以大学刚入学便加入了航模社。当真正走入航模，并且是在一个有着固定组织的情况下走入它的时候，我所体会到的就更加的具体，并更加热爱航模。实话说，航模社给我带来的体验太丰富了，是家，是乐园，也是事业。我们在社团结识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活动一起玩航模，一起肝报告一起熬夜搞竞赛，有朋友，有快乐，有学习，有收获。

航模社作为一个兴趣社团，是给感兴趣的同学一个学习和玩耍的平台，我们会给新来的社员提供培训，教会新人如何设计、制作、操作航模，同时我们也会组织学习兴趣浓厚的同学参加很多科研类的航模竞赛，研究与无人机方面相关的科研创新项目，而这些项目与成绩也将会给社员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很好的帮助。撇开一些功利性的元素，我来谈谈航模社

在南科大的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大家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在一些学校活动中，活跃着我们的身影：2018年体育节我们社团用无人机护送国旗，成为国旗护卫队中的一份子；2019年体育节我们进行了精彩的航模表演与小火箭发射；我们也曾用无人机帮助物理系副教授刘畅老师求婚，刘老师从无人机上取下钻戒，将钻戒戴上爱人的手上，收获一句深情的“我愿意”。

说起航模建社至今的历程，真是百转千回，动人心魄。建社之初，社团有着非常对口的国家级比赛，接受到院系的大力支持，资金丰厚，场地充足，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美好的未来。而正当我们做好准备，预计在大赛上一赛风采的时候，山竹台风来了。山竹过境，航模社被洗劫一空。原先的准备都付诸东流，赛场毁损严重，等待着我们是休整和重组。那时候，社团走入低谷，但没想到，一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社团浴火重生，航模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细数社团几年来的收获，包括着在竞赛上拿到了多项国家级一等奖，而且许多科技作品也参加校、市级展览。由此，社团评为了优秀学生社团，三星社团。

有时候，社团工作确实会分担一部分学习的精力，但却会让我的大学生生活更加充实。我往往会选择在大家都轻闲的时候（平常周末）组织社团活动，在大家都很忙的时候（期中、期末考试周）就不会搞活动，跟大家一起沉浸到课业的知识海洋中。简单的说就是平常重点在社团工作上，快要考试或者有Project时重点就会在学习上，这样整个学期都会过的比较充实，两边的效率也会比较高。

南科大十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希望南科大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高校。希望航模社年年比今日，岁岁胜今朝！未来可期！

航模社前任社长 陈炫午

橡树调酒社

橡树调酒社为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学习鸡尾酒文化，让我可以去设计我自己的酒方，这是很难得的。

我想鸡尾酒是一个很开放的话题，很多时候，你只需要了解一个公式：酒 + 果汁 + 汽水 + 糖浆 + 水果，然后通过这五个部分的各种排列组合，比如说经典的 A+ 君度利口酒 + 柠檬汁酒方：X.Y.Z(以朗姆为基酒)、玛格丽特(以龙舌兰为基酒)、

调酒在我眼里一直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存在。就像香水的前中后调，一杯酒也有属于自己的前中后调。前中后调各自的特色，前中后调之间的连接等等，都融入了一名调酒师的心血。设计一杯鸡尾酒的酒方，就像是在设计舌尖的一幅画，酸甜苦辣咸香色，就是七彩。而就是这种设计感吸引了我，让我选择加入调酒社，享受着酒精在不同配置下的不同变换。实话说，

边车（以白兰地为基酒）等，仅仅通过对酒体基酒的变化，可以营造出一系列不同的口感。

在调酒师的眼中，每一种你所能想象到的水果都有它的一种酒，这些味道都各自不相同，通过不同水果的搭配，就会收获不同的一款酒。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努力创新自己想要的酒，比如明天，比如长岛，比如龙舌兰日出。以龙舌兰日出为例，与外面调酒主流对比，我们有着自己的一套调酒方式。对于橙黄到红色的渐变没有像外面直接进行酒体混合，再加入糖浆。我们的是以糖浆作底，然后用酒把最下面这层橘色的糖浆冲起来，就可以做出比较好看的渐变。

比如我自己设计的“核废料”，前任社长设计的“座敷童子”，还有之前社长留下来的“桃桃”、“极光”等等。其实最享受的过程是调制自己的特调，这也是真正辨别一个调酒师是不是真正出师的条件之一。

谈点社团的小故事，来自某不为人知的社团——“洗杯社”！这也是调酒社历来的传统了，在成为正式的调酒社社长之前，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考核方式来考核。先要担任一年“洗杯社”社长。顾名思义，天天负责洗杯子的人被我们戏称为洗杯社社长。我在大一，当了一年的洗杯社社长，看似每日打

杂，其实是在认真学习手法。正如我们进实验室一样（因为我是一个化系学子，可能这个例子对我来说最为贴切），第一次进实验室，其实学习的往往是最基本的东西，比如上样，搭建反应等等，又比如学寿司，寿司这门手艺，并不是直接开始做寿司，很多人学习简简单单的蒸饭就要学习好几年，一点一点学习最基本的东西，只有最基本的东西都会了，才算出师了。每次自愿留下来洗杯子，收拾吧台，整理物资……看似是一些小事但社团活动对于社长而言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在这些小事中体现了。琐事之中，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态度。

橡树调酒社希望能给大家一个独立的小空间，在轻松的环境下，让大家排解一些情绪。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仅提供酒水的场所，而是带给热爱酒文化的南科人一个调酒、品酒的机会，也是给学业繁重压力下的南科学子们一个放松的场所。我们提供了一个品酒聊天，以酒会友的契机。在这里，你们有故事，而我们有酒。

南科大十周年之际，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很想对帮助过酒社成长的老师，辅导员和学长们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会有现在的酒社。

未来，希望酒社越来越好，希望橡树能够在南科大茁壮成长。

橡树调酒社社长 池锷

风华主持队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表达自己的小朋友，喜欢在台上时被众人关注的感觉，因此做了学校各种活动晚会的主持人，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一直持续到了大学。那时主持队还叫做“主持礼仪队”，只是我们做的事情和礼仪那时主持队还叫做“主持礼仪队”，后来采纳观龙学长的建议，取“风华绝代”之意，改名叫做“风华主持队”。

主持不是一项容易胜任的工作，读稿能带节奏、临场应变迅速、台风稳重大气、形象气质较好等等都很重要，因此入选要求比其他社团高一些，若非有一定的底子，即便接受了我们的训练也很难达到上台的要求。但也正是因为我们“小而精”的管理理念，每一届主持队的成员们都是舞台上的佼佼者、口头表达的精英，并且队内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南科大气氛最融洽的社团之一，玩起狼人杀、剧本杀都分外刺激。

风华主持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传承。从创队的学长学

姐——吴观龙学长（13级）、吉明浩学姐（14级），到20级的新生，至今大家还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前段时间我们还举办了一场横跨7届的聚餐活动。我们不仅会讲舞台上的事情，还会由老队员给新队员充当起“大学长”的角色，辅导功课什么的都撸起袖子加油干。至今我还活跃在主持队的各种团建活动中，这应该是最给我归属感的地方。

风华主持队承办了学校基本上所有活动的主持，并且深圳



大学城、深圳市音乐厅等专业的主持场所也多有我们主持队队员的身影。现任队长张欣怡以及刘轶群、张嘉怡、贾松硕三位副队长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把我们的代表性活动——第二届南方科技大学主持人大赛办得轰轰烈烈。

风华主持队三年已经出了两位“十佳毕业生”的队长，我期待着主持队可以继续创造辉煌，集“高颜值、高情商、高智商”于一体，办成南科大高质量、高水平的社团！

说实话，我接手棒球社时间不久，所以还是让我以一个棒球队王牌投手的身位（希望球队的人没看到我背着他们吹牛）来聊聊棒球社吧。

谈及与棒球最初的接触，还源于学校开设了一门棒球课作为体育可选课程。当时，我对棒球为数不多的认知告诉我，如果我学会了怎么打棒球，那以后回家打雪仗就天下无敌了，所以毅然选择了棒球课。虽然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间是存在联系的，我感觉之前打雪仗的钻研和积累真的对日后的棒球训练有所帮助。同一学期，恰逢学校组建棒球队迎战海峡赛，我就参加了校队成了棒球队成员。

坦白地讲，棒球并不是一项低门槛的运动，因为棒球的规则对于外人而言有些复杂，除基本规则之外还有诸如“不死三振”等一些特殊情况。这也使刚入门的人在比赛的时，经常会因为来不及分析局势而大脑宕机，具体表现类似于受到惊吓的小浣熊。举例而言，跑垒员跑完一个垒间距的时间大概是3.5秒，这意味着从投手投出去球开始的三秒多的时间内，防守队员要完成对来球的防守，对下一步处理的判断以及与队友的配合。这的确很难，但对于真正体验过和队友连贯配合从而“击杀”对手的选手而言，就是会感到，爽！到！极！点！而相对于打击方，要面对的是凶悍的投手投来的超过100km/h的棒球，死死盯住球，并且判断是否出棒，就有种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王霸之气。

了解棒球的人在大陆其实不算多，真正玩棒球并且参加过正式比赛的人更少，而在比赛时登上投手丘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今天我也分享一下我海峡赛站在投手丘上的感觉。第一年海峡赛，我刚接触棒球几个月，比赛时我们的投手都因为伤病发挥不佳，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硬着头皮上了场。在投手练习区其实我已经渐渐控制住了球，至少正常的直球没什么问题。但当我真正登上了投手丘，我真的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帝王引擎隆隆作响，感觉四肢都不属于自己，一个球也控不住，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每个球都很高很高，只看到球和捕手乱飞。

正值南科大十周年，我们这批学生也算是陪伴南科大走过了几载春秋，我们的社团也建于南科大初建之时，并与她一同成长。这一个十年，南科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办校奇迹，下一个十年，我们前进的脚步只会越来越快，且看谁主风华！

风华主持队前任社长 顾心怡

而在第二年海峡赛，我变得更加成熟了，同样是临危受命，对手也都是狠人，但在面对打击能力超强的台湾打者时，机智如我，投出了每秒五厘米的慢速曲球。打者难以习惯这种投球方式，将球高高的打到了外野，被我们强大的外野手连续接杀。亲身体验，投手真的是很容易受心态的影响，需要有着一颗强大心脏的人来接下这个位置。悄悄说：当你在比赛时站在投手丘上投出好球，对手因你而出局，那种感觉真的酷毙了。

但有一说一，打棒球真的挺累。正规棒球场是所有球类运动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场地，比足球场都要大，打棒球需要接传打跑，大部分肌肉都需要调动，训练起来还是很累的，而且棒球场还是红土真草，所以训练结束的时候就有机会看到一群累的要死浑身是土的傻笑的憨憨。但该说说不出的，打棒球真的解压，尤其是在打棒的时候。我们之前准备比赛，基本每晚都会进行打击训练，当时我们在灯光下，一边吐槽烦心事一边全力打棒，成为了棒球场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棒垒球社是棒球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体育爱好者的追梦场。社团每年都有明确的比赛目标，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地域的人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努力。在比赛中，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位置，相信自己背后的队友，与队友的配合，大家一起承担成功和失败。就像热血漫画一样，球场上，我们都是17岁。

自参加社团以来，棒垒球社带给我的是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在我的生命中展开了一幅多彩的画卷。球场上肆意奔跑的我们，赛场上奋力拼搏的我们，是青春中最好的模样。想说的太多太多，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棒垒球社社长 刘展志

棒垒球社

“How Tomorrow Could Ever Follow Today”



By: Matthew Jellick

Matthew Jellick is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has been teaching at SUSTech since 2016

There's a ramp at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where, after passing through security, it exits to rise at ground level and the people there, waiting to greet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after international flights. For the past 11 years, as I have returned home from Korea, Ethiopia, and China, my parents have met me at the top of that ramp each and every time, a smile and hug making the challenges of living overseas seemingly all worth it. The cultural dichotomies I must traverse, from opaque communication to biased regulations oftentimes make semesters feel like years, and those flights home seem like intergalactic trips from another galaxy. Yet as the clean, cool air of Southern California washes over me with relief, I immediately feel the intimacy of home, a place and idea which can never be matched.

Whenever people ask me about Africa, I always reply that it was an “experience”. I spent two years living and teaching in Ethiopia, and coming away from it, I hold the definition of that word to still ring true: it certainly *was* an experience; a complex time that had peaks and valleys but which ultimately left me the better for it. And after having lived and taugh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four years, I remain grateful for my time in Africa, as it unknowingly prepared me for life here, more than I could have ever imagined. Both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I was able to grow in Ethiopia, navigating a complex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in a lot of ways, mirrors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I think that education oftentimes gets compartmentalized as something that only happens inside of classrooms, or by extension, on campuses. Yet this shortsighted categorization misses the

lessons learned in real life, of which the classroom itself should be a microcosm. The various abilities of people you work with, the mitigating rules applied arbitrarily, and even the cautiously optimistic adherence to scheduling which can, and does, change on a moment's notice. Learning to traverse these obstacles are a type of education that will ultimately serve more than memorizing a quadratic equation or a TOEFL vocabulary word, and it acts as a testament to perseverance more so than studying for any test. Over the course of my four years at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STech) it is the individual people I have met, and grown to trust, who have helped make this Californian's life in Shenzhen a bearable and more fulfilling experience.

Spread across the university campus are qualified, competent, and committed faculty and staff who value punctuality, pati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and whom I regularly turn to for help or support. From money to matriculation matters, and from collaboration to cooperation, these are the people I prefer to work with when things need to get done without the bane of excuses. Not passing off to

Matthew with the Staff English Book Club, reading a novel by Peter Hessler



someone else or redirecting blame, but instead, taking responsibility and speaking truth without motives, I am grateful for those whom I work well with absent the convoluted intricacies of policy acting as an impenetrable lane which they cannot veer from. Rather, finding and working towards a solution goes to highlight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e abilities, putting a prescribed motto into actual practice, not simply satisfied with a proposed adage. These are the people I will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with through platforms more meaningful than WeChat after I am gone, and whom I will reference as part of my continued glob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ot only dreamers, but doers.

There's an indescribable beauty in listening to a song in a language you don't understand, instead letting the music itself act as a translator, where living is easy through eyes closed. Throughout my four years in China, I have learned to plot my course through a filter of illiteracy, questioning both directives and directions construed through ambivalence. Yet again, I find reliance on individuals as a powerful tool for navigation, displacing deceit for development. The empty promise of tomorrow rings hollow without evidence, but the hope for (the) future remains true with trust. Across SUSTech's campus there are individuals who bring an authentic smile to my face, not one of those simply masked for a selfie or brochure.

Shenzhen is a city supposedly built on "speed" but which at times, can seemingly move along at a glacial pace, for reasons which to an outsider, are unclear. In a number of respects, SUSTech, too, has seen incredible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10 years, nestled into a discreet enclave of Shenzhen, and trying to keep pace with its host city through a commitment to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Yet it is the broader reach on an international stage, which I believe, marks a sustainable direction the university continuously follows that sets it on a path truly underlining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catchphrases such as "innovation". From partnerships with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within the city, to collaboration with global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world, the reach of SUSTech is both local and universal.

Countries are no longer separated by large oceans, but rather, interconnected through networks of instantaneous communication, laid through a system of technology which is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And while the fundamental applications are certainly being both discussed and designed in laboratories and classrooms around campus, the language of globalization is also a key



Matthew with English students on the Horn of Africa

component of bridging divides, and similarly, must be addressed. Labeled as a "foreigner" wherever I have been over the past 11 years, I am keenly aware of meanings being lost in translation, and as part of my effort as a global educator, I make every attempt to help others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words. Communication, whether it is local or global isn't just necessarily about the content, but the delivery. In a world inundated with abbreviations and emoticons which fail to convey meaning, we sometimes lose track of the value of authentic language; not code, but words; not text, but poetry.

Over the course of my four years living and teaching in China, I have perhaps learned more than I have taught. This is usually the case with any good teacher, and my experiences at SUSTech continue to support this trend, a partner in the classroom with my students. Aiming to break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learning, I try to instill a paradigm of cooperation whereby we share ideas and gain strength from each other's knowledge instead of having a top-down structure. As in life, lessons are learned through experiences, which, ultimately, is why I continue to do this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year to year. Those experiences on trains speeding dow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ose experiences on busses rolling across the Ethiopian highway, and of course, those experiences on flights channeling home from Chinese dreams.

Upon descent at LAX, I always peer out the cabin window to the endless horizon below, lucky if I am on the side of the plane which elbows the Pacific, that shimmering blue letting me know that it's not as hard, hard, hard as it seems. The experiences from yesterday hidden in the chasms of my mind, while I wonder how tomorrow could ever follow today.



Life in SUSTech: with Uncertainty and with Joy

It's been a year since I came to SUSTech, numerous things are impressive, but also some hard time I have to come over. Thinking about all those experience, I have lots of things to say. So let's me start with the story of the reason I chose SUSTech.

To be honest, I never thought I will go to SUSTech when I am applying for university. I never knew the university's existence until I started applying for universities somewhere around January 2019!

But why SUSTech? During June 2019, I have received offers from several universities, including SUSTech,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Because I was undecided on which university to choose, my parents decided to take me on a trip to Hong Kong and Shenzhen to

visit the universities in person.

I met up with Professor Chris from the GEO department, who gave us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SUSTech and then he let a senior lead us to tour the university. This tour impressed me a lot, SUSTech has excellent resources and I want to be a part of a growing and thriving university. I decided to pursue my degree in SUSTech then.

Many surprises were waiting for me after I came to SUSTech, I should say both the campus and the people in SUSTech are impressive.

I made wonderful friends from not only China but also from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Cambodia and Vietnam. We have fun toge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on our courses, the time passed with them are of joy.

However,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I haven't made any new friends since Chinese New Year. What's worse, I even haven't met some of my closest friends face to face for almost a year!

I really hope this pandemic would be over soon, I miss my life in the campus so much.

I should say all of the professors I met are great. But if I have to choose the most impressive one, I will choose my advisor Professor Wang Hsing Lin, who has given me great advice on my studies and will always willing to help whenever I have any problems.

Another professor that I also look up to is Professor Chris from the GEO department who has been such a wonderful help in solving any difficulties that I had when living in China and even now where I have to take courses online.

SUSTech implements collegiatesystem, and I love my college Zhixin a lot. The counselors and seniors are always willing to help us in our daily lives, such as organizing people to move our stuff to the new dorm as we are unavailable to move due to the pandemic. I miss living in the dorm now, and I hope one day I can return to join my colleagues in celebrating the Mooncake Festival which I regretfully was unable to attend this year.

Memories in SUSTech are also colorful and of consequence.

After I came to SUSTech, I have experienced many important events I cherish. One of them is the trip to Guangzhou organized by the GEO department, it was very fun and memorable, I got to explore mo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o bond with my friends during that trip.

The next one is the *Zhixin Reunion Day* organized by my college Zhixin. In this events, I got to perform with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oommates singing the college songs. I also got to witness many other wonderful performances, they are meaningful and heart-warming, I can feel the unity of our college from them.

However, except the joy, I also went through some hard time in SUSTech.

Studies are difficult for me when I came to SUSTech, especially since the material that is covered in Cambridge A-level examination that I took.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s covered in GaoKao, so it certainly took me quite a while to adapt. However, with the help of the teachers and my friends, I was able to slowly adapt to the learning style in SUSTech.

I still feel that the lessons are challenging now, and I am in the process of trying to adapt to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urses. The pandemic has certainly made things difficult for me, since I have to do everything online, including lab classes, where I have no opportunities to have and hands-on experience. Besides, it also has made exam-taking harder, where last semest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forced to take Pass/Fail because we are unable to make it back to school. Hopefully, this semester the policy would change so that we can choose to have our GPA counted because we did work hard for our studies.

The only silver lining to this situation is that the professor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are quite accommodating and are doing a wonderful job helping us to have a better class experience.

For the major, I am currently considering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Biomaterials is my favorite subjects, so when I first came to SUSTech, I wanted to major in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owever, my advisor advised me to consider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oo, because he told me that currently there is no professor undergoing research about biomaterials in the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culty in SUSTech. Now I am taking courses from both majors to find out my interest, it is hard but I know I have to do so. I would like to advise the freshman students make more attempts before finally determine the college, but please don't be too late since you don't have such time.

SUSTech is set for greatness, with excellent resources, teach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I believe SUSTech will eventually grow to become a great university that is known all over the globe for its research as a leading pioneer in all fields.

Written by Xinrui Gong





当镜头后的人走入镜头前，
何其有幸相聚于此，
亦何其有幸遇到你们。

——新闻社摄影部在 2020 年新生开学典礼上的合影





你是否
也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仰头
和我看向同一片夜空

摄影 / 孙家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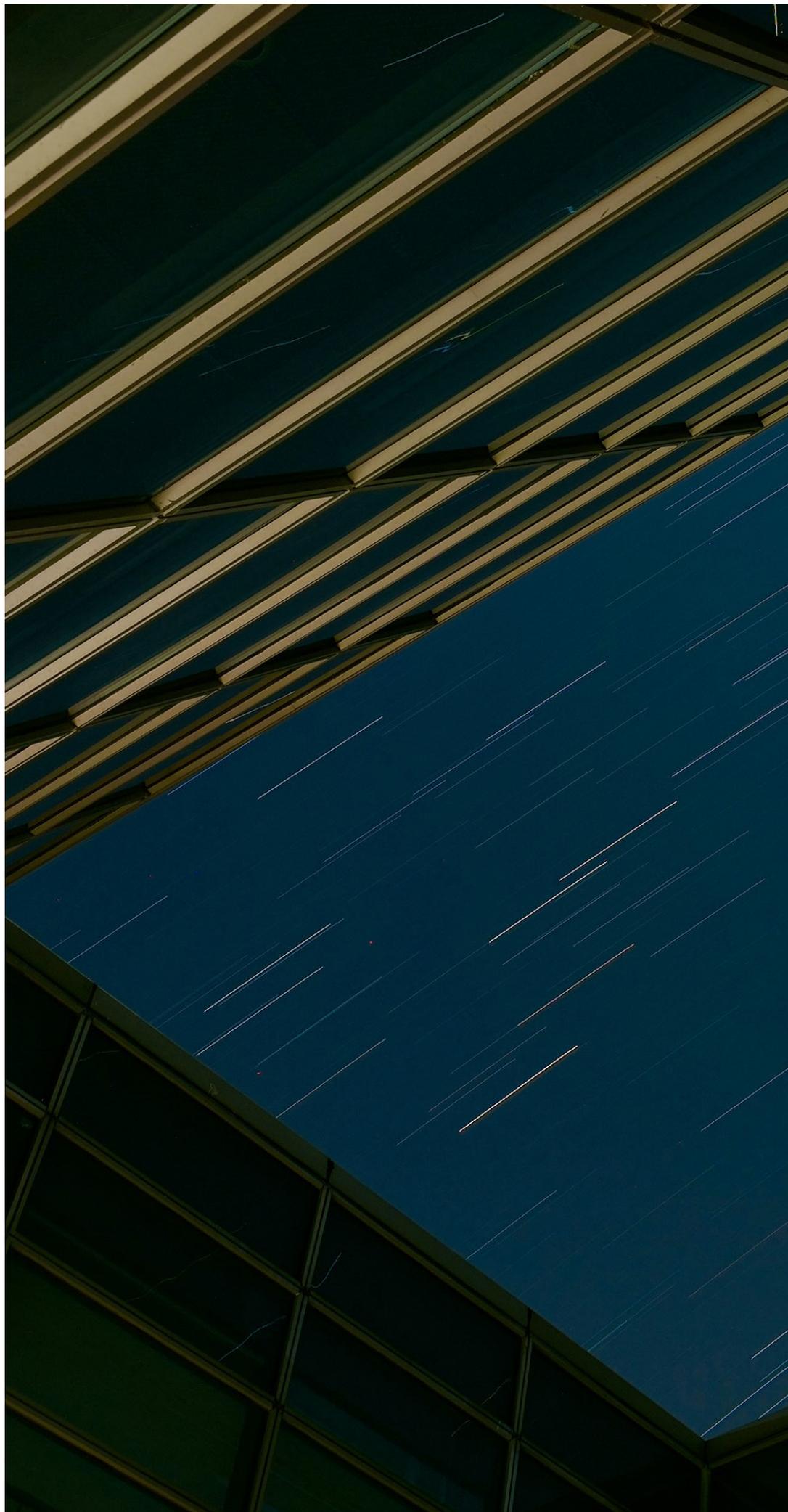
我们凝视工匠塑造她的骨骼，
浇筑她的血肉，披星戴月；
我们亲睹盛筵展开，
见证奇迹发生，
也暗自孕育奇迹，风雨兼程。

摄影 / 孙家琛

图书馆与星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们都是闭馆后的读者。

摄影 / 孙家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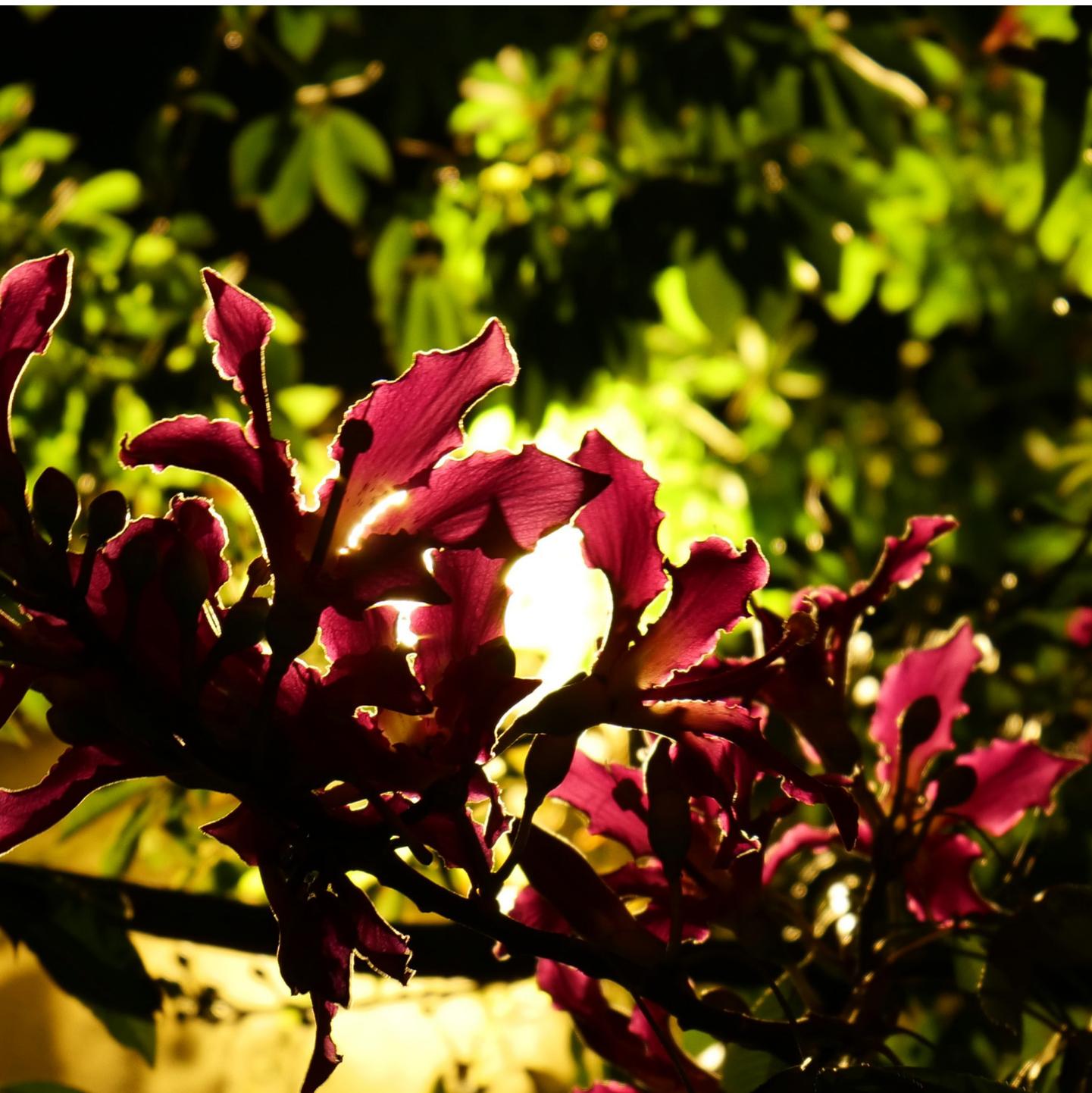




九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深圳迎来第一批移民——
对于父母一辈，
深圳是他们的异乡。
看着校园里嬉闹的他们，
我感到莫名的让人眼眸潮湿
无所适从的强烈归属感，
蓝白色的校服定格回忆，
这个崭新的城市在孕育着完全属于
她的新一代。

摄影 / 孙家琛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也像戟；
我有我的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摄影 / 孙家琛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的鼓。
这片无冬的热土，
每一缕秋意，
都被人们捧在手心珍藏着。

摄影 / 孙家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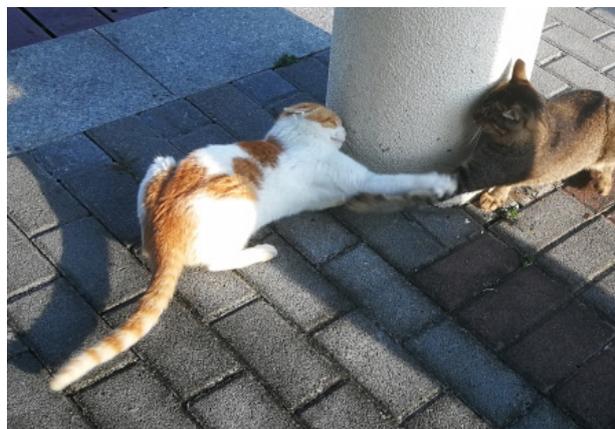


秋水共长天一色。

摄影 / 肖云中



榴莲捕鼠 ▶



◀ “快来取走你的打印件啊”



南科记·校猫列传

题记：

南科猫舍于2015年成立，管理着全校的猫，完成筹款、喂食、看病、绝育、送养等工作。过程中遇见了很多猫，有的因为可爱听话很快送出，有的生病严重最终没有救过来。还有那么几只，年龄偏大，野性也足，便留在了校园。



榴莲传

2013年榴莲来南科大安家时，还是一只小奶猫。作为颜值担当却不给人摸，她自带的“生人勿近，熟人也别近”的气质，为她博来了“榴莲女王”的称呼。同学们总是在榴莲那里碰一鼻子灰后，才想起老吴的好。

榴莲很上镜，即使是平日里随便拍拍，照片中也透着可爱和优雅。当然，你也没法让榴莲摆拍，人家根本不会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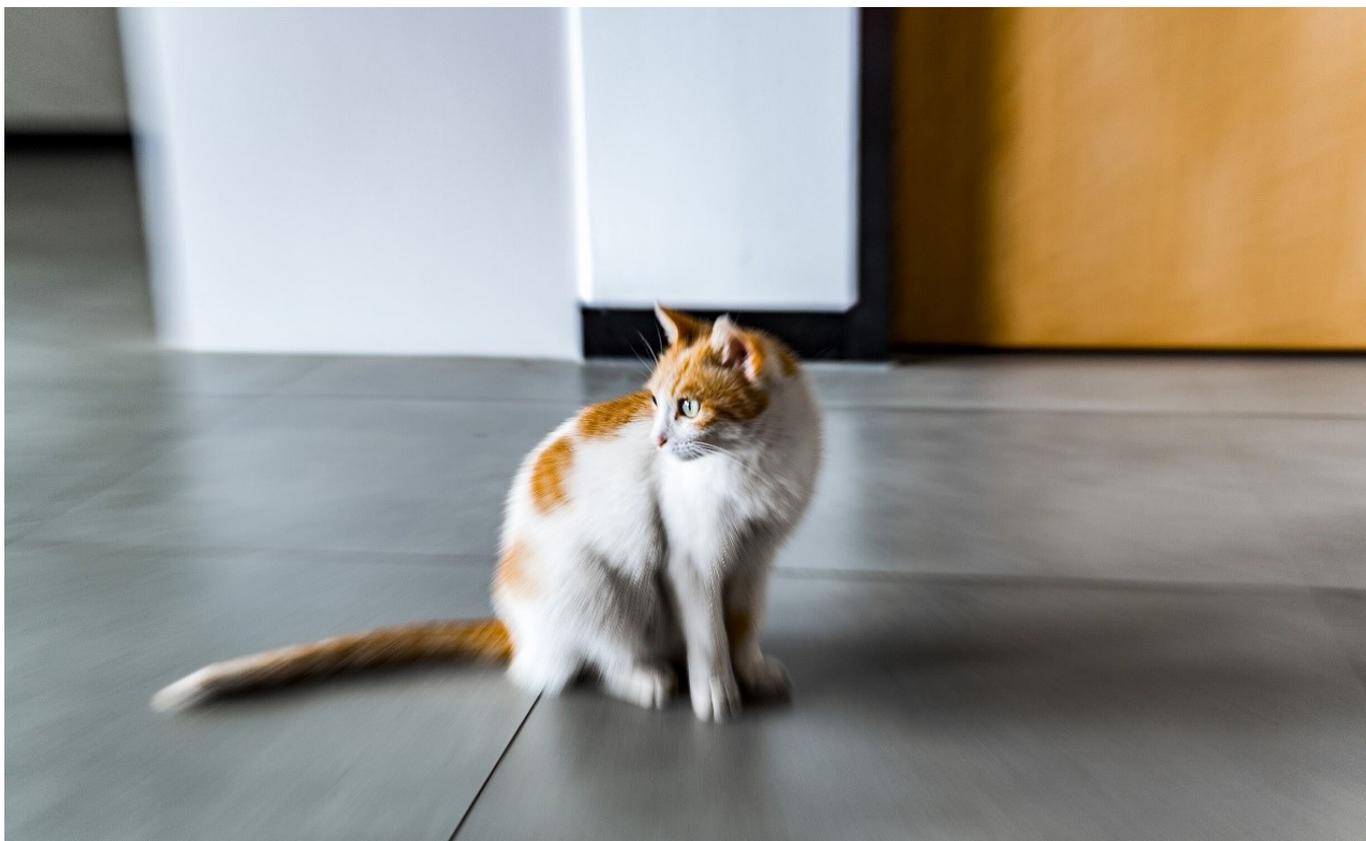
正当年的榴莲身手不错，虽然有猫舍同学好吃好喝地供着，但榴莲还是保持了一定的野外能力，只是不常施展。这张照片是榴莲为数不多的捕鼠，一来榴莲一直保持女王的高冷形象，有偶像包袱；二来自打老吴来到湖畔，老鼠几乎绝迹，

榴莲就更不用出手捕鼠了。

步入晚年的榴莲越来越会照顾自己，会选择各种安静而温馨的地方享受美好的下午时光。如果被同学发现并拍下来，就更别有一番温暖了。

老吴走后，榴莲的性情愈发温和。以前她不会给人摸，即使是很熟的同学。可在最后几个月，榴莲竟然允许大家摸。不知是老吴走后榴莲觉得孤单，还是榴莲自知大限将至，想要多陪陪我们。总之，榴莲陪我们度过了最后一个美好的冬天。

在我们看来，榴莲早已不是一只猫，她身上有我们的写照。



老吴传

老吴是一只想上大学的狸花猫。他在快要成年、约莫七八个月大时跳上了同学开组会的办公桌，试图参与讨论，从而进入了猫舍的视野。

老吴头上的花纹像个眼睛，最初得名二郎神。后来因为一位学姐的朋友姓吴，经常老吴老吴地叫它，大家觉得有趣，也叫他老吴。它自己也觉得老吴好听，一听到人叫老吴，就过来撒娇。

自从来了湖畔，老吴便自来熟地耀武扬威。它喜欢吃肉，猫舍买不起罐头，老吴便主动营业，有人路过，就上去撒娇、碰瓷，跟着人一直走到宿舍楼下。它还很聪明地会判断人给不给它买肉，一旦人进了电梯，它就知道没戏，立马转身嫌弃地离开。一旦人往湖畔三栋的商店走，它就知道有戏，乖乖地等在超市门口。后来因为猫舍有专人投喂，它学会了定向碰瓷，知道一般是女同学给它投喂，饿了就自己爬楼梯去女同学宿舍要吃的，吃饱了还睡在人家宿舍，成了能合法自由出入女生宿舍的唯一男性，小日子过得非常惬意。

老吴不怕人，常能在湖畔任何舒服的位置看见老吴翻着肚皮睡觉。有时躺在椅子上，人家想坐，老吴都只是将身子缩一缩。如果它能读完大学，也许会说，“已经让了位子给

你啦，先来后到嘛”。挠他的肚皮他也不会跑，哼哼两句翻个身又继续睡。

作为湖畔交际花，老吴不仅与人关系好，也擅长与其他猫咪打好关系。老吴来之前，湖畔的女王是榴莲，老吴来了之后便主动去讨好榴莲女王，成了跟屁虫。虽然天天被揍，但他初心不改，被揍了也只是找同学撒娇求安慰，第二天又满血复活追着榴莲跑。湖畔后续也来过几只流浪猫，老吴很快就和它们打成一片。有一只浑身橘色的狸花叫小黄，不亲人，却亲老吴。虽然不知道公母，但是显然被老吴的男子气概所





吸引，每天都能看到它和老吴在宿舍楼下贴贴。后来还来过一只怀孕的玳瑁猫，叫香菇。香菇是一位英雄母亲，一胎生了四只小猫。她怀孕期间，老吴就是她最好的朋友，相互舔毛，一起吃饭。后来一只叫摩卡

的小猫被查出猫瘟，和它亲近的老吴也被隔离。次日老吴越狱，却困在荔园山上，三日后被猫舍同学发现救出。

老吴在朋友面前是体贴的绅士、不羁的小流氓，在猎物的眼里却是一个强悍的猎手。说到这里，湖畔的老鼠、虫子、蛇忍不住要举手发言，自从老吴来了之后，这些家伙再也没法闹出么蛾子，一露头就被老吴摁着打，老吴成了湖畔的守护神。不过有时由于猫天性使然，老吴也会攻击一些鸟类，因此也常被猫舍同学教育。有一位教授在湖畔放了一群绿头鸭，老吴对其觊觎已久，终于有一天被它抓着了机会，捉到一只小鸭子拖回了三栋。我们及时赶到救下了鸭子，然后狠狠拎着老吴后颈教育了一通，第二天老吴还是屁颠屁颠地跟着人要吃的，一点都不记仇。

在猎物面前老吴很可怕，在强敌面前，老吴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一天晚上外来的野狗群入侵湖畔，大呼小叫，为所

欲为。这帮匪徒发现了怀孕的香菇，便群起攻之。据赶到现场的保安说，他们到的时候，野狗群已经离开了，香菇躲在宿舍楼下的自行车中间，当天夜里，有晚归的同学在迎新桥附近看到老吴被野狗群追赶。第二天，老吴便失踪了，这是它第二次失踪。三天后它出现在宿舍楼下，身上挂了彩，瘦了一大圈。我猜它是为了保护香菇，只身引开狗群，还因此受了重伤。猫舍同学检查它的伤势，发现它的腿被狗咬了一个洞，送医后医生诊断需要立即动手术。

老吴很有灵性，且善解人意。我曾因为学习压力大睡不着，半夜两点一个人在湖畔游荡。老吴发现了，知道我心情不好，便跟着一起散步，还会舔我的手、蹭我以示安慰。他陪我度过了许多漫长的夜晚，因为有了老吴，各种压力也能减轻很多。有了老吴，难熬的日子也变得有嚼头。在我的至暗时刻，有这样一只猫曾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很感激。

老吴是2018年11月底走的，这个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晰。那段时间很异常，一天晚上狗吠不止，之后三天老吴都没有在湖畔出现，它第三次失踪了。猫舍同学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榴莲和老吴是一对欢喜冤家，虽然榴莲很讨厌老吴，经常揍它，但是毕竟是一个小跟班，榴莲心里还是有老吴的一块位置的。有同学注意到榴莲的异常，它一直痴痴望着湖畔旁的山，一动不动。我心里很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我们冒着风险上山寻找老吴。一到山上，我便嗅到一点奇怪的味道，循味找去，找到老吴的项圈和残骸。虽无实际证据，但我心里有数，老吴应该是死在了和野狗的战斗中。天堂在左，战士向右，老吴面前是野狗群，是它无法独自战胜的敌人。虽千万敌，吴往矣，一名战士绝不会逃跑。引走了野狗，它也身负重伤，没能坚持到人们来救它。榴莲或许是这一切的

▼ 老吴在湖畔



▼ 榴莲望山



目击者,但它不会说话,只能用行动来提醒同学们老吴在山里,快去救它。

随后两个月,榴莲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最后因脑部疾病,

去喵星找老吴了。

希望你俩能在喵星过得好好的,榴莲要和老吴多学学,朋友多多,幸福多多。

麻酱传

“麻酱”是大家集思广益选出的名字,远远看她还真像一坨芝麻酱。5月初,它每天晚上都来翻办公室门口垃圾桶。办公室的师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带来猫粮,那时它只是一只胆小的小母猫,远远看着猫粮却不敢上前,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奈何猫粮太美味,抵挡不住诱惑的麻酱,被勾引着一步步从走廊走进了办公室。开始它特别拘谨,只敢在门口吃猫粮,说话声、脚步声都会惊吓到它,这简直与生下小猫后它的性情有着天壤之别。

6月中,麻酱的肚子一天天变大,性情也逐渐温顺乖巧,吃饱后就趴在办公室门口,享受着不用做科研的生活,屏蔽各种声音的干扰,像优雅的公主。2020年7月28号,9个小生命诞生的日子。那天早晨它一反常态地出现在门口,喵喵叫着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钻进一处阴暗的角落里,一小时后,一声小小的猫叫声传了出来,第一只小猫在黑暗中降临。毫无养猫经验的我们手忙脚乱,鸡飞狗跳之后,还是组里的师姐帮忙成功接生了小猫。麻酱却显得十分淡定、熟练,小猫一只接一只地出生。麻酱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喂奶、舔毛一气呵成。7、8个小时后,9只小猫都平安诞生,可以说这不亚于一个奇迹,很少有猫妈妈一次生9只,而且它把所有的小猫都抚养成活,一个也没有少。

小猫茁壮成长,那段时间麻酱相当劳累,几乎24小时都呆在窝里喂奶。常人看来难以忍受的情况,麻酱坚持了下来,

▼ 麻酱刚出生的孩子们



喂养出了许多胖嘟嘟的小可爱。小猫慢慢长大,逐渐可以依靠自己翻出纸箱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大门敞开时,它们会好奇的看向门外,用鼻子呼吸外边的空气,下定决心后,就悄悄溜到门外。这时候麻酱会担心地一声一声叫它们回来,两三只活泼的小猫却越跑越远,猫妈妈只能使出猫科动物必杀技,叼住它们的后颈,猫宝宝立刻拱起身子,收起尾巴,一动不动的任由猫妈妈摆弄,甚是乖巧。

小猫一天天长大,到了被领养的时候。9月初,9只小猫都被领走。愿它们都可以开心地,无忧无虑地成长,和铲屎官都给彼此带来温暖和寄托。

麻酱之后做了绝育手术,完成了母亲的使命,我们原本想将它放归校园,但它每次都会跑到办公室门口喵喵叫,露出一副可怜被抛弃的样子。我们默认了新成员的存在,现在麻酱的生活已恢复正常,每天清早喜欢在一教“打鸣”迎接上课的同学。白天就在办公室挑一个椅子睡觉,摸它揉它都不会被吵醒,仿佛世间万物与我无关,只想睡觉。属夜猫子的它到了傍晚就会出去溜达,享受着爱猫人的抚摸和挑逗。

遇见了这个小精灵仿佛是上天的一份馈赠。每天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文字 / 刘辰星 李小白 资鸣麒 李德鹏

图片 / 汪至圆 李德鹏

南科光影集： 关于建筑、天与云与山与水



所爱隔山海，
山海亦可平。
摄影 / 孙家琛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摄影 / 孙家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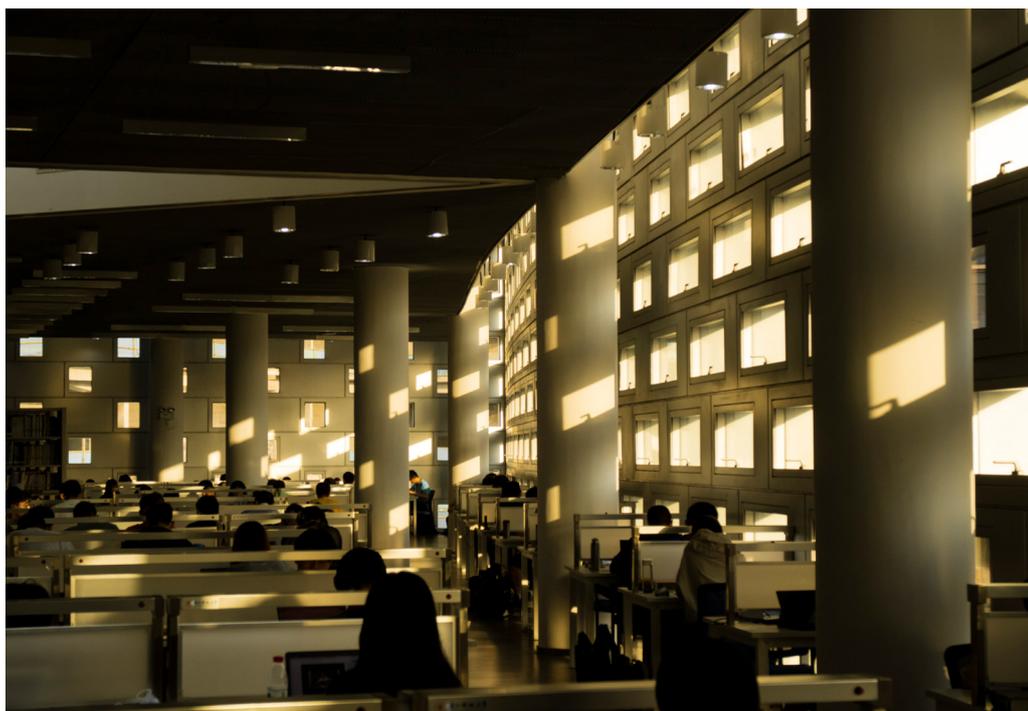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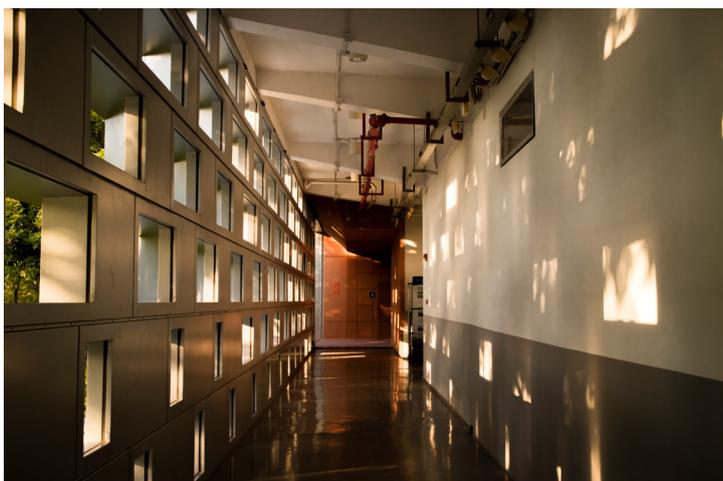


每一阵风吹过，
我们都相互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摄影 / 郭芷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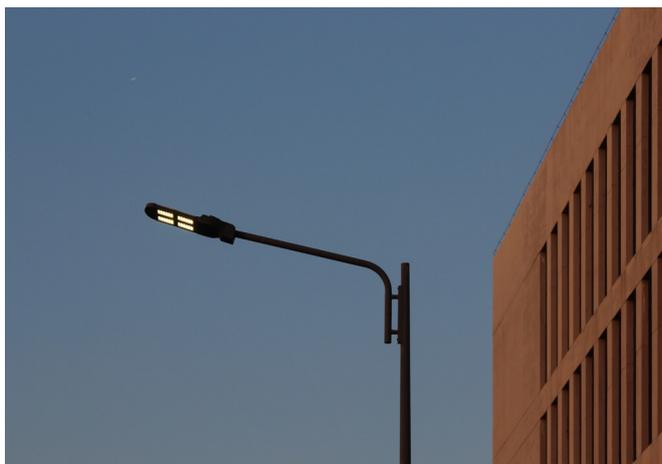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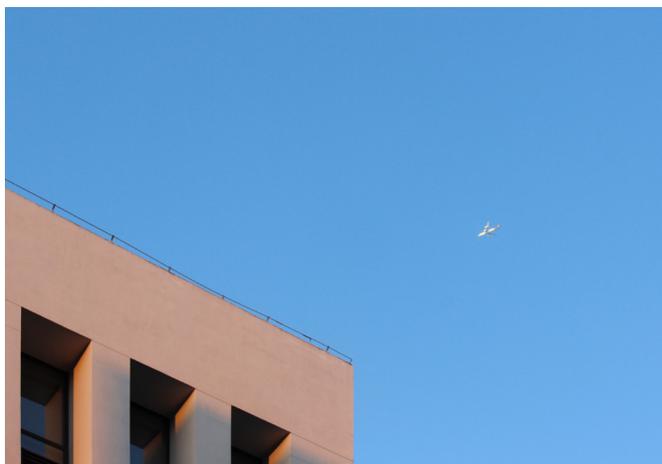


南方的冬日里，
仍有花朵绽放。
摄影 / 郭芷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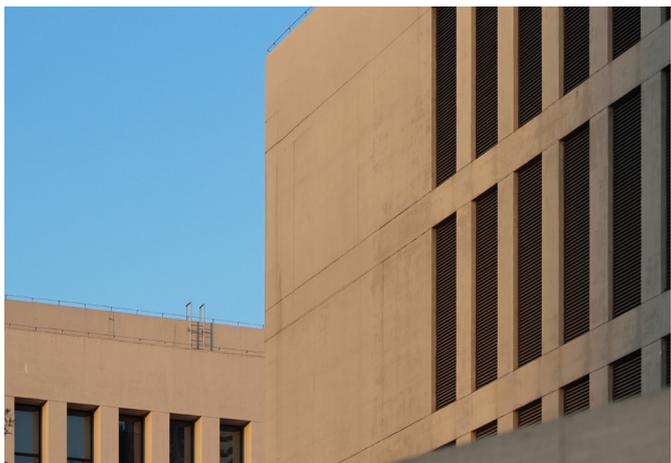
《午后》



时间与光同凝固。
摄影 / 李文欣



城堡一角
天空暗藏机翼的痕迹，
月亮展露羞怯的笑容。
摄影 / 郭芷汝



“我们曾走过的与将抵达的”

——来自南科大师生的闭环问答

Part 1 来自大一的提问

[A] 最基础的建议是：java 和线代不要一块儿选，生物化学不要一块儿选。有的时候参加太多活动并不轻松，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适当咕咕是很好的。

[A] 相比之下，大一上的课还不是很满，我建议自己规划好时间、定下目标，你会发现其实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如果确实是因为课程压力和课余生活冲突很大，下学期可以选课少一些，给自己一个调整的空间。

[A] 首先，因为大一课程学分比较高，建议通过有选择性地参加活动来解决，而不是先调整课程学习。其二，可以仔细阅读培养方案，了解各学期专业内建议选读的课程，也可以向目标专业的学长学姐咨询选课建议，例如老生常谈的 java 和线代分两个学期学会会比较轻松等等，直接问前辈可以避免盲目选课。

【Q】 课太满又有很多活动只好天天熬夜补作业，导致睡眠不足，然后就更学不好了，请问下学期选课的时候有什么建议么？

【Q】 关于活动，学长学姐们是怎么在保证 GPA 的情况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的？

[A] 这个得看自己。你觉得学习 / 复习起来轻轻松松，不用每天泡图书馆，那就走出去看一看多参加一些活动。另外，大一的时候可以尽量多参加一些，永远别觉得一个事情可以以后找时间做，以后 = 未知 = 无果。

[A] 找到一个平衡吧，当你觉得最近学习状态还行的时候就积极参加活动，感觉哪一门课有点跟不上就多去图书馆坐坐（但是说实话我好像也没有保证 GPA，当时只是想参加活动 qwq）。

[A] 养生建议，先明确自己必须用来休息的时间，然后可以综合考虑自己的兴趣，课程压力与责任，有选择性地参加活动。我个人是先安排好课程学习与学生组织的工作，再看空闲时段可以参加什么自己感兴趣的社团活动和觉得很有意义的义工活动。

[A] 不一定。当你年纪升高之后你对未来的目标和规划可能会更清晰，你的热情会投入到为那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去。我觉得也算另一种形式，而不是消退。

[A] 因人而异。有时候热情退却是因为遇到挫折，遇到了不喜欢的团队，或者仅仅是因为你在决定参加活动的時候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个活动的内容……但只要你有内源性的动力，比如想做一些事，影响一些人，收获阅历能力与快乐，那你的热情是不会退却的。

【Q】 大一时那种“什么都想干”的热情一定会随时间淡褪吗？

正如伍佰在《白鸽》中唱道，“前方啊，没有方向。”无论处在人生的什么阶段，都会有特定时期的困惑和茫然。在这个板块里，我们请到了大一到大四的同学、硕士生、博士生以及教授，低年级同学的问题由高年级同学解答，链式向上，教授的问题再由大一新生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回答，由此形成一个闭环。每一份困惑都像一座眼前的大山，站在更遥远的视角看，也许不过是来路上的一堆小土包，但对当下的人而言，它确实高大得难以逾越。这里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漫不经心的大事化了，它更像是一份回望和拥抱，告诉你，“别担心啊，我也曾走过这样的道路。”

Part 2 来自大二的提问

[A] 如果老师想要完成核心课再进，那就等等？毕竟没有专业知识进课题组也会很难受吧。

[A] 认真地说，导师这么认为是有他的道理的。可能他的方向专业性很强，如果没学核心课，你真的就只是个外行，无法胜任课题组的工作。所以，如果你的导师这么认为，而你又特别想跟，那么你就老老实实学完专业核心课再进组，否则，建议换个老师吧，跑路它不香吗？

[A] 一看喜好，二看是否擅长。很少有人会坚定地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方向其实也不必迷茫，可以多做尝试，排除掉不喜欢的，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A] 提供一条个人的判别标准：如果你在学这门学科学到筋疲力尽、遇到许多挫折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坚持、能热爱、有恒心，那么，恭喜你。

[A] 如果你进组后两个月，发现自己对导师给你的项目毫无兴趣，并且厌恶每周的组会，说明这个方向不太适合你，也许可以及时转向。

[A] 大学本科学的内容，虽然涉及面广，但知识深度还是比较浅的。所以，学得好，也未必就能和未来的工作接洽到位。大学专业的意义更多在于：锻炼自学能力、补短板或强化长处。未来的职业，不一定和大学的专业有联系，但是一定受到大学期间培养的各方面能力的影响。

【Q】 如果导师认为本科生应该学完专业核心课才能进课题组学习，要如何打动他？

【Q】 请问学长学姐们怎么确定自己现在学的专业就是自己未来想钻研或者从业的方向呢？

[A] 如果不能听懂，还是以现有学业课程为重，课题组经历可以给你锦上添花，但不能漠上开花。

[A] 现阶段，基础课才是你的重点，低年级科研还是次要的。先好好学基础课，但要注意，这并不代表你要去刻意追求GPA。而应去追该求，自己真正学到了什么，学到的知识怎么拿来用，这对于以后进课题组实验室的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A] 有一个隐藏的事实：不管什么时候进实验室，在最初的一两周甚至一两个月都无所适从。一个例证就是每年南科大读研究生的学生刚来实验室的时候，有时甚至需要本科生指导。觉得进组难，更要进，毕竟不进也得进，早进晚进都是难，因此晚进不如早进，早进早面对早上岸，晚进晚适应更难办。

【Q】 很多老师和学长都建议早进实验室，早进课题组（某些专业），但是跟着听组会有时什么都听不懂，一些小工作也很难入手。这样会对自己有帮助吗？

[A] 代码工程化的能力。大一大二的时候虽然因为课程，也会有比较大的代码量，但是大部分代码都是「用后即抛」型的，例如如果 OJ 过了题，可能就不会再去修改。但是到了大三，课程项目会更加复杂，要求也更高，就需要提升工程化的能力，例如编码规范、清晰注释、模块化、配置代码分离等。实习中，这一点会更加突出，因为在业界很少有项目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团队成员的协作前进正依赖于这些隐形但又不可或缺的能力。

[A] 从我身边的同学而言，实习和学习这两个选项并不冲突，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两者并行，区别只是时间的分配多少而已。我认为实习是有必要的，自己亲身体验过才知道业界需要怎样的能力，公司期望怎样的人才。同时，也应该珍惜学校的资源和机会，增强自己的能力。

【Q】 大四之后逐渐接触到社会，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A] 看到了更多更厉害的前辈，更激发了自己前进的动力吧。我分别在商汤和腾讯实习过，两次实习的 mentor 都非常好，无论是技术本身还是对我个人的指导。实习中也遇到了来自其他学校的同学，以及各位职场上的同事，在工作过程中，自然会需要阅读他们的代码和文档，与他们沟通讨论。这种时候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思路清晰，代码精巧，复杂问题也能处理得游刃有余。这种时候会思考如何才能向他们一样优秀，更好的完成任务并加以改进。

【Q】 经过大三的学习和实习经历之后，自己哪方面的能力最有提升？

【Q】 大四课程比较少的情況下是选择实习还是自学呢？

Part 3 来自大三的提问

[A] 相较于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有必须的产出要求，所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过程看上去像是以产出为导向。但产出本身就需要输入的支持，只不过这种输入学习和本科阶段会有所不同。本科阶段的学习（主要是课程），是逐步构成完整知识体系的过程，从学科的渊源开始，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慢慢完善对某一领域的认知。这很重要，夯实基础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做好科研的一大基石。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可能缺少这种系统性的输入（课程），或者说这种输入与当前的研究方向有所偏差。这个时候的输入就变成了文献阅读，或者是查阅其他相关资料，与之前学习不同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自己去理解，也许又会遇到新的之前未接触过的一些知识或是技术。

总体而言，研究生阶段的输入大部分时候是以产出为导向的，这种导向会要求我们对输入做一个取舍，并不是每一个新的概念，新的知识点都要全盘掌握，先着重了解产出所需要的，学有余力时，再了解其他的。

[A] 研一的话，混子如我每周大概三天上课，两天写作业 / 搞科研，两天出去玩。

[A] 基本上工作日会待在实验室里（因为我的学制基本没有课程的要求，但如果开设了和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会去旁听），朝九，晚就看当日的学习工作情况，有时候五六点就结束，有时候可能到九十点。周末和课余，和的小伙伴们一起运动运动，吃吃喝喝。

Part 4 来自大四的提问

【Q】 较于本科阶段的学习，研究生阶段是否会更注重于产出而不是输入？

【Q】 研究生阶段，每周大概是如何度过的（时间安排）？

Part 7 来自教授们的提问

【Q】 同学们对南科大的哪些方面很满意，哪些方面很不满意？

[A] 课业压力大吧，其他都很满意，环境、老师、食堂都很好……噢噢噢，天虹太贵了！

[A] 可以办很多活动，而且可以办得很好！老师们都很 nice，真的有很用心地把课程上得生动有趣，学长学姐的带飞课也很棒！就是，有的科目单词多又没有单词表……就很难过了。

[A] 有！我基本每周都会有一些时间段工作状态比较差，这种时候我通常会处理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整理电脑里的数据、读一读积压在案头的论文，或者就娱乐一下。007 我感觉有点夸张，能长期 007 的绝对是少数人。就我个人而言，为了能够保证工作效率主要采用几个方法。首先，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尽量将一些能一起做完整的事情安排到一起，避免时间的过度碎片化，这样可以每周留出一到两个半天做些需要深度思考的事情。第二，给每项工作设置一个 deadline，按照轻重缓急处理。第三，注意饮食、适当运动和娱乐，身心愉悦了才有可能工作得起劲。当然，即使用了这些方法，我也经常发觉时间不够用，很多事情来不及做，为了能够完成必须要做的工作，有时就不得不牺牲其他时间了。

【Q】 特别想知道教授们有没有不想学习 / 学不下去的时候，如果有 / 没有，是怎么做到 007 无休息还高效工作的？

[A] 我写 proposal 的经验不多，目前也在学习。我现在采取的方法主要有：1) 向写得好的老师学习，尤其是项目一大堆的大佬们，请他们指点迷津；2) 平常注意积累素材和想法；3) 多和同行，尤其是小同行交流自己的研究；4) 认真从失败的 proposals 里吸取教训，多琢磨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最重要的我感觉还是要多写，多尝试，经验都是一点一滴积累的。

【Q】 想请教教授们是怎么锻炼写 proposal 的能力的？

Part 6 来自博士生的提问

Part 5 来自硕士生的提问

【Q】 会在科研上遇到阻碍，没有思路吗？这种时候如何走出来？

[A] 遇到阻碍还是蛮常见的事情。一般会先和导师还有实验室同方向的同学们讨论吧，聊聊我的想法和困惑，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如果赶上组会作报告的话，也会在组会上提出来，听听大家的讨论。私底下，就是多看看相关文献吧，看看别人是不是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或者他们的解决策略是不是可以借鉴。

[A] 会呀，当然会！博士生的话，大方向一半是老板给的，但是具体的实施由你去做，做实验的话，最崩溃的就是设备坏了 / 做不出来 / 实验模型如小白鼠鱼都死了等等，可能遇到的挫折困难太多了 QAQ，这个时候，一是勉励自己：不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不要觉得自己很差劲。二是尽量与同学、工程师、老师这些可能帮助你的人谈谈，不要自己一个人闷着憋出病来了，实在做不出来也没关系，生活没有科研还是可以过的。

全都翻涌起海浪

那些温暖你我的南科时光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你还记得吗？春天的池塘边水鸟慢条斯理地整理着羽毛，夏天的风吹过时榕树的垂髻扑簌簌地响，秋天白日将尽的时候荔园背靠着一片粉意融融的天，冬天的阳光落在木桥栈道上，和着琴声悠扬。我们在黄昏时分念书，推着自行车走在绿草和雏菊簇拥着的小路上，运动场馆里有挥拍带动的风声和清脆的口哨。我们在操场上大笑，追着校巴时急促地奔跑，河边高高的草丛里偶尔能找到小猫仰着肚皮睡觉。当湖面又泛起粼粼波光，我们也许会恍然发现，在这所高速运转着的校园里，我们原来曾经这么多次地停下来，为了这份快乐和惬意驻足。



不知不觉进入南科大一年多，除去疫情期间上的“嘉利敦”大学，大二第一学期也过半了。好像快乐这种感受在回忆里不会真正地存在，于是被时间拉伸过的快乐事，多半是因其独特的意义而留存下来的。大概是个明朗的周五傍晚，听完王珂教授的课程讲座，便顺着南园小筑里香料秘制鸡翅的独特香气，顶着粉红蜜桃般的晚霞，去参加SDIM的两周年庆典。吃吃喝喝，吹拉弹唱，用奇奇怪怪的姿势合影，看院里老师唱经典老歌，气氛在一声声浑厚的低音和轻佻的高音中被引爆。突然间不知道怎么表述这种快乐，夹杂着对集体的认同，对身边人的热爱，对未来的激情，把脸顶得通红，把心燃得滚烫。

——周晋徽

十二月底的深圳一点也没有冬天该来了的觉悟，风也不敢凌冽地吹，阳光也依旧明媚耀眼。圣诞节那天恰好撞上kent的英语课，他给班里的每一位同学冲了热可可。大家轮流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倒一满勺可可粉，kent一杯杯地倒进热水冲开。我们抱着小纸杯安静地听他讲述他记忆里的圣诞节。一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他们家是不是有一只温顺的大狗，他是不是会在那时候坐雪橇，他们家人团聚的屋子是不是有一个很棒的阳台……但是我记得照片里年轻的他和我们面前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的他都笑得很开心，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并不寒冷的圣诞节就永远地和热可可的香味缠绕在一起。

——孟观

去年的12月好像要再冷一些，周五晚上下了习题课，会和朋友穿过大半个校园买两杯姜饼味的咖啡，红绿的纸杯比味道有多得多的圣诞气息。然后坐在一科报告厅的后排看电影，关于战地、老式飞机、和修道院芜杂废墟中的爱情。去得有点晚，起初的画面是人们在营地里跳舞，顺着一句“如果弹的是巴赫，德国人也许不会放炸弹”找到片名，《英国病人》。是个叙述不直白也不算快乐的故事，回宿舍的路上手舞足蹈，试图和朋友用剧情梗概把情节串起来。走了一会儿觉得冷，就在大半夜很不道德地用手机公放《冬天里的一把火》，笑的幅度比走路还大。星星很亮，橙色的灯暖洋洋的，走到湖边的时候过了12点，Days Matter跳出提醒：星期六就是今天。

那时候丁点不想家，也全然不羡慕北方的雪，外卖点份饺子就可以很满足地过完冬至。

人如果可以不大，那就太好啦。

——易米七

做带飞时候回答学弟学妹的问题，那天是高数考试前夕，临睡前祝小朋友们考试顺利之后，被学妹回复了“学姐也是！期中周加油！”

对我来说是全然意料之外的鼓励，看到消息的那一刻，似乎是自己被照顾了，心里某一处像是被击中了一样。在一个所有人都已经为自己的事焦头烂额而理所当然无暇顾及其他人的时间节点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意料之外的关心对我来说如此宝贵。看着屏幕上短短的一句话，感觉自己也没有理由因为忙碌和疲惫而沮丧了。

——流木

身边的朋友似乎总是喜欢找我解决情感问题，自高中起便如此。给人当过僚机参谋过情书，也陪人痛骂前任高呼“人间不值得”。至于他们为什么找一个“没吃过猪肉的人”，小刘同学本人也甚是不解。

如此也积累了满腹恋爱经带到了大学，又因多次准确无误猜出了舍友的小心思而被冠以“宿舍懂王”称号。哭笑不得地接受了这个称呼，却也煞有介事扛起了疏导舍友情感的重担。赶完ddl的晚上，宿舍像是上演了深夜情感节目。一个个故事听来如有声小说般，大胆、瑰丽、含蓄，它们离我很远，也很近。在约定了互不外传之后，大家有了“一条绳上的蚂蚱”的默契。我很开心，那些泛滥成灾的思念、明月清风的动心，我终究可以表达出自己，而不必顾忌。

而我亦有幸聆听你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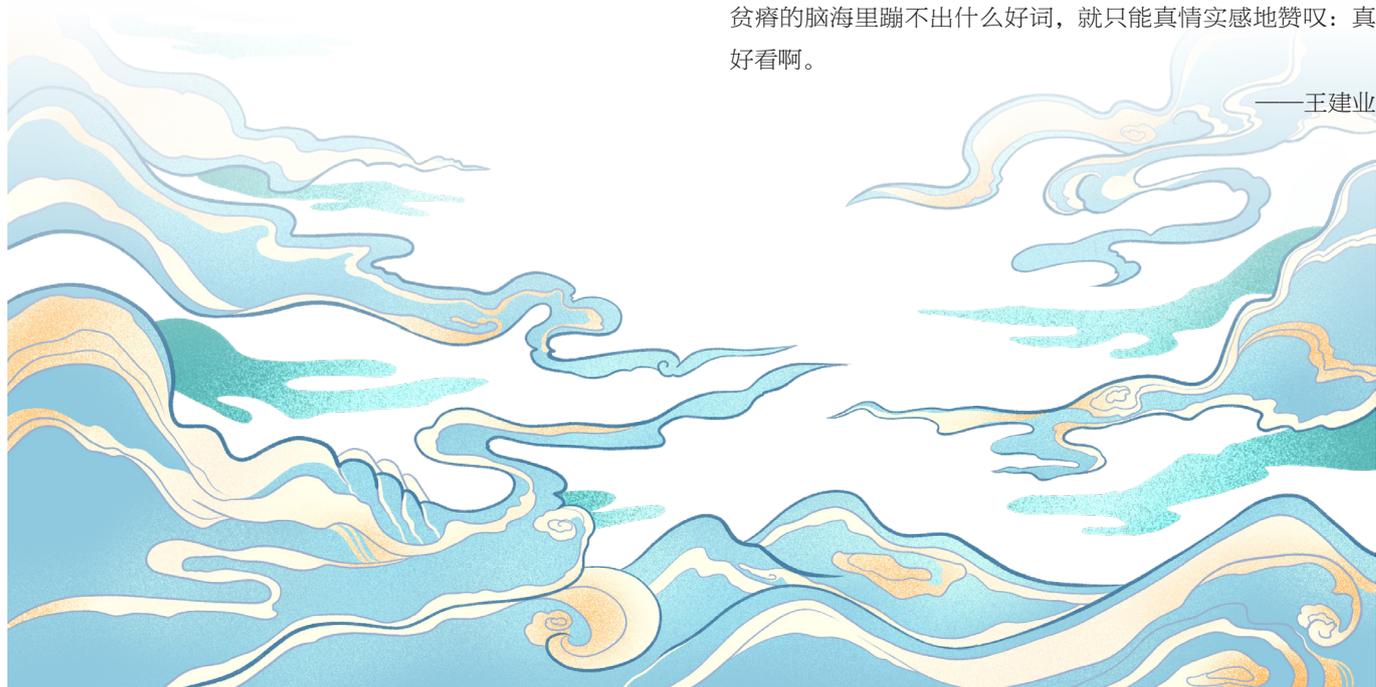
——火与冰

一教五楼的窗户又宽又扁，就像画框一样把窗外的高楼和背后的远山框了进去。高楼是青黑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的颜色，它们和黛色的山相处竟如此融洽。玻璃窗外明明是冷色调的风景，窗内的我却永远感觉到明亮而安定。将近傍晚的时候偶然回头，看到夕阳穿过窗户大片地铺开在教室白色的后墙上，而教室里的同学们浑然不觉地照旧听课、写笔记、看书、聊天。我看着这样的景象出神，会这样想，“是馈赠啊。”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享受这样的风景，似乎就真的可以多得到些什么，那就多看一会儿吧，我感到自己的双眼近乎贪婪。

就算再忙，抬起头来，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当几分钟“闲人”，贫瘠的脑海里蹦不出什么好词，就只能真情实感地赞叹：真好看啊。

——王建业





刚进入大学时，我还留有阅读的习惯。和高中一样，习惯在每次晚饭后对图书馆发起一轮又一轮攻势，将探索它当成乐趣的一部分，书页翻动的声音代替了外面嘈杂的人声，一颗心也沉沉地落了下来。久而久之找到一个人流最少的角落，在某个特定季节，傍晚红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毯上，像一片锈迹斑斑的墙。但大学生活进行到现在，我在图书馆真正阅读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专业课消耗掉我所有的专注力，阅读这项需要集中精神才能做好的工作已不知不觉被我按照优先级排到了后面。但我依然习惯去图书馆。在作业还暂且能够应付的情况下，从一楼的杂志区拿出一本，坐在座位上认认真真地看。我好像变成了一座雕像，听着对面女生写字的沙沙声感受时间流逝。再恋恋不舍地将杂志关上放到一旁，将眼珠瞪进电脑屏幕里。在书籍的包围里觉察自己存在的渺小，那种欣喜和欢愉是学校里其他地方给不了我的，逃脱社交人格独处的时刻更让人沉静下来，重新成为自己。我想在离开校园以后，在图书馆度过的时间应该会成为我最美好的、放不下的回忆。

——小D

黄教授常常是白衬衫黑裤子打扮，衬衫要掖进西裤里，整个人十分精神。上课的时候总是笑呵呵的，因此我也分不太清他究竟是一直看上去笑呵呵呢，还是仅仅上课的时候如此。讲着勒让德多项式的时候，他带着那充满感染力的笑容，用上扬的音调对我们说：“那个时候的数学家，连长成这样的方程都要去解，最后居然还解出来了……”转过身去写板书的时候，似乎整个人都因为这个漂亮的结果而雀跃起来。

那时候除了附和着他去感慨一下厉害的数学家，更多地会强烈地感觉他真的好爱自己教授的这一切啊，然后就想，以后不论做什么，都要努力成为像他这样热情而时刻快乐的人。

——易米鹿

在南科大，我找到了高中母校的同学，便经常聚到一起，吃饭玩耍，最开心的时光便是吃着好吃的番茄鱼，然后一起唠嗑高中时候，大学生活，谁谁谁又有目标对象，哪个班又有奇妙八卦；晚上也会相约去锻炼，放着歌，做着俯卧撑，引体向上，哼着最爱的小调，不时打量过路的行人。还记得有一次回宿舍，我们总共四人，但只有三人有单车，落单的说他就自己走吧，我说那可不行，要整整齐齐的，于是我叫他坐我自行车坐垫上，我站着蹬，但他很怕，我谎称“单车小旋风”才把他骗过来。可惜自行车换挡的坏了，只能重挡骑上坡，我一边吼一边蹬，很费劲，他也不容易，坐在那上面不能影响我蹬车就必须把腿一直张开，然后就变成我在前面费力吼他在后面疼得想哭，可是我哪儿能让他下来呀，一个负责人的骑手就应该把顾客安然送到家门口（嘻嘻），负责任，从自己做起。

——小花

傍晚来到湖畔食堂的时候吃到了最后一条鱼。
吃面的时候葱花也是满的酱也是还有的。

——省禾

这学期在修李觉先老师的数分精讲，第一次到教室看着李老师光洁的脑袋想，啊，这就是数学人吗。然后在前排坐了半学期，听他把不等式放缩比作为修桥打桩，简便方法是“合理避税”，柯西中值定理是人人敲着木鱼都该想起来的和尚念经，也听他念叨“黑板不够用，好想从隔壁教室拿两块贴墙上”。我大概算是在数学领域资质平凡的人，会因为做不出题听不懂课头秃难过，也没办法有“数分书就是值得你拎壶小酒在宿舍里慢慢翻着享受的”的高级需求。但是有幸上过李老师的课，抄着他笔锋漂亮的板书，看到依然有这样纯粹、热忱、亮堂的人站在讲台上，我觉得真好。

——刘昂

我们怎么定义故事

文 / 杨鸿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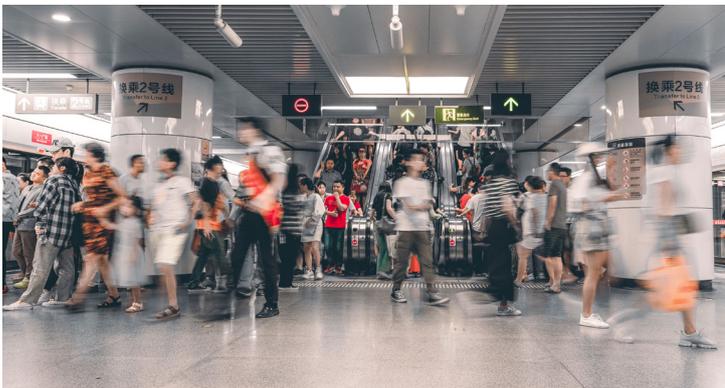
我想一切都应该从雪白开始
首先是黎明
然后是树影
故事在昼夜交替里
无声地行进



我们无法察觉到的
故事在烈日下散发光亮
又被掠过的风吹得摇晃
她永远站在时间之外
我们一直走在人生路上

所以我们久久不愿遗忘的
那些喜悦或者忧伤
伴随着岁月愈发漫长

当故事再也容纳不下绚丽的幻想
我们出发的时候
也许背着行囊
或是为了一个向往的地方
素履一场



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我们的故事历久弥香
在回首与远眺之间
就是故事的模样



學生新聞社

南科新知 知新南科
南科大学生新闻社出品



南科新知